

程

十一

建文元年 至 三年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惠宗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御諱允

太祖高皇帝之孫懿文皇太子子也繼妃呂氏出洪武丁

巳十一月巳卯生性慈慧幼即孝友好詩書及古典禮文章

庚午夏六月懿文背癰痛甚號呼不絕口含泪撫摩日夕

不暫離間號呼惶、若不欲生親吮吸之喻旬而愈太祖

聞之召侍醫問狀得其實歎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

懿文疾甚薨哭踊哀慕事如禮水漿不沾口五日太祖

撫之曰歟不滅性禮也而誠純孝獨不念朕乎始一啜糜欲
服喪三年太祖不可然三年間忘怒笑屏牲醴不樂外諸弟
皆幼躬撫育之甚悉同寢食隨事諄諭太祖每聞輒喜日
臨其宮兄弟四人並侍命對曰兄弟相懷本一身即應曰
祖孫繼體宜同德太祖嘗御東角門向群臣泣翰林院學
士劉三吾曰皇嫡長孫富於春秋請早定大計壬申九月
庚寅立為皇太孫命禮部定親王相見理凡來朝冕服見天
子畢次見東宮於文華殿四拜坐受始叙家人禮於後殿王
西向坐太孫東向四拜已叙坐太孫中南向諸王列左

右而諸王並尊屬多不悅藩鬪開矣太祖嘗授以大明律
越數日成誦因問名例之義對曰名者聖人勵世磨鈍故生
人大倫名義為重名教為例庶幾刑罰之中太祖曰然此
書首刑圖次禮圖但愚民無知如本條下即注寬恤必易
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旨總列名例律中太孫曰名例律
中某則覺嚴而不恕曰爾試改之明日呈五則上甚善
之因改定七十三則太祖聽政怒輒誅僂嘗朝退太孫
曰何怒之深也曰遇奸惡不得不爾太孫曰上失道而後
下犯法得情勿喜是或一道也帝色解明日常州陳理以

子弑父訊於太孫竟釋之蓋父病踰歲悞藥死繼母憎而誣之太祖覆按果然又訊盜七人其首則主人子偶出庄而佃客皆盜也脅以劫商舟不及首被獲太祖問何以察其非盜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其人視聽端詳寧盜乎乙亥十月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為妃丙子十月晦子文奎生太祖不懌曰月日皆終其不沒乎建文終戊寅閏五月乙酉嗣位壬午六月出奔追廢為庶人萬曆乙未九月命復建文年號崇禎甲申七月帝紀如前例詔上尊謚故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

閏五月丙子朔乙酉

太祖高皇帝遺詔

皇太孫嗣皇帝位

太孫哭踊哀動左右勅有司喪儀悉遵周禮於是倣金縢遺制前朝後殿左右角門及西宮內寢各設座十有一人不御者即香湯洒掃之陳祖訓於東直殿設重器於西直殿京官四品上朝服執鉞立諸陛上日哭臨如禮晝不飲勺水夜不枕簟先是太祖不豫多暴怒譴謬甚衆太孫躬侍嘗藥扶掖唾壺溺器等靡不手奉容色愉婉太祖氣漸平多全宥每深夜侍衛耐寢有呼則應終夕未交睫也至哀毀骨

立是日諸大臣逆之大明門外臣民望容聞慟俱歎為純孝
嗚嗚然有至德之思焉

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祐下民作之君我 皇太
祖高皇帝統有萬邦宵衣旰食弘濟斯民凡有益於天下者
無所不用其心政教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
依遺詔於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祇
懼思所以克相上帝以無忝 皇祖之大命永惟寬猛之宜
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大赦天下於戲德惟
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期致雍熙之盛百弼卿士體

朕至懷

癸太祖高皇帝于孝陵止諸王會奠哭臨本國所在吏民軍
士悉聽朝廷節制 燕王入臨將至淮安兵部左侍郎齊泰
言於 上急勅還

朱鷺曰難端見矣遺詔先之也父死不奔喪其何以令勅
符勒歸重猜貳耳曷益乎若詔書未至而 文皇先來弗
可止也其不奉詔亦弗可止也

談遷曰 高皇帝賓天七日即葬以方中俱備也其止諸王
會葬遂為永制而 讓皇獨見責於天下何也

定行三年喪初有司執例不可上諭先太子殂欲終喪未果今敢不如禮有司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當念宗社生靈安得循庶人之節况遺詔在子已諭曰魏文帝胡人也猶能守禮况朕讀書知禮義爾等不欲朕遵古是謂吾君不能也有司復曰郊社宗廟祭不可久虛又朝貢獄訟之繁故漢文詔以日易月歷代因之遺詔諄其慮甚遠願陛下少抑至青免循衆請復諭曰朕非敢效古人諒闇不言也郊社宗廟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有何不可不然食稻衣錦爾輩真以為安子群臣曰陛下勤政致哀敢不惟命遂上儀

注

甲午定保舉法命中外文臣五品以上及縣令各舉賢才母問下僚布衣非其人連坐

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尚書太常寺卿黃子澄兼翰林院學士叅軍務泰受顧命時諸王皆尊屬擁兵專制上以問子澄對曰諸王雖有三護衛僅足自固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小大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上曰善同齊泰倚任

六甲辰上太祖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孝慈

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尊謚

尊母呂氏為皇太后

中書舍人蹇義為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右侍郎

立孝陵衛

革冗員

初省州縣

朱鷺曰撫世馭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以需
至治是失局也建文帝志切養民而所為多戾四年之
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并衛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

明日更勲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以干戈徑德日不暇
給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傳曰琴瑟不調甚者乃解而更
張之當時甚乎甚不乎而樂此紛一乎是正學之過也然
在後世民殘於多牧錄糜於冗員重以中官出使道路驛
騷則汰官省邑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謂建文時臣畢竟非
也

丙午日赤無光

驛召漢中府教授方孝孺為翰林院博士上素聞其賢將
大用之為當事所忌授博士尋遷侍講

王紳為國子監博士 待制王禕子

平江知縣陳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文學廉幹為徽
州知府

七月丙召前河南布政司右叅議董倫於雲南為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倫至屢請親睦宗人不聽

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

周府汝南王有勳告其父 肅及世子有燾反會曹國公李景

隆往訊大索金寶王不能應坐罪執至詔諸王議其罪

燕王請寬之 上欲且止齊泰黃子澄曰若然婦人之仁耳

乃廢周王為庶人徙蒙化置世子臨安時齊泰黃子澄謀削

藩泰欲先 燕子澄曰不然燕粹難圖也先取周剪其翼而

周王亦自為備長史 王翰屢諫不納即斷指佯狂去至

是官屬皆就理翰竟無所坐奉祠正周是修嘗諫王調衡府

紀善教授吉水黃金華洪武戊辰進士論死

王世貞曰有勳之訐父兄虎狼虺蜚所不若也而 文皇

待之如此得無失刑而傷義乎有勳以洪武二十三年生

僅十歲耳即世子以洪武二十二年生亦十一歲世子之

不敢承反固忠孝天性非人所可測而有勳十歲兒豈便

作此狡獪得非齊黃諸公欲以質成定王之罪而使人誘其左右闖宦以告密之利可以奪嫡篡父耶將母有慙為左右所誘劫而不能制耶 文皇是以諒而曲全之然至宣德三年世子紹位新安王有熹偽為兄反書號箭約趙王舉事趙王發之 上疑都指揮王友為孽捕治幾成大獄亡何事露乃知為此事者有熹而王謀者又有燮也於是俱削爵為庶人錮之西內子孫俱幽死固天道之好還而虎狼虺蜚生而殘毒險狡要不可以童幼解也 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志無

叛徵處之要自有道太上默銷之賈誼之衆建主父偃之推恩是也其次化諭之至再至三而後加討焉猶曰議親之辭不可過也跡周王已事第不能兢 祇慎法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逼一王而諸王心戰又可禁乎相繼告變雉羅龍爭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黃計躁於削國而慮不能遠正學志迂於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誤可謂盡天意耶

丙申六科定員都給事中省左右給事中
授張鳳等錦衣衛千戶世襲皆西宮殉葬父兄也

燕王簡壯士為護衛以周王得罪蓋為備

八月已勅魏國公徐輝祖兼太子太傅練兵山東

國子監祭酒程師周言諸生有三五年未歸省耳今知本從之方孝孺亦言近代文字好奇三吳尤甚因責祭酒第其高等賜襲衣束帶歸省

召王景彰於雲南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

庚戌增國子監司業以學錄張智為之
子助教

訓導鄒緝為國

雲南右布政使陳迪為禮部尚書

詔興州營州開平等衛軍全家在伍者分房回籍天下各衛軍營一人放為民

九月亥征前將軍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春字景春黔

學王英長子少侍南征身先士卒癸亥還京乙丑授後軍都督僉事去申嗣侯鎮雲南拓屯田三十餘萬前復流民五千餘戶鑿鉄池河灌田甚廣屢平緬甸東川越雋麓川之叛百蠻震懾況毅果敢明識絕倫年六十六遣祭護喪還京謚惠襄

庚辰裁各省左右布政使止布政使一

罷築銅鼓衛城徵婁陸侯吳傑還

魏國公徐輝祖還自山東

辛巳增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各布政司

及揚州織染局大使副使

壬午臨江推官劉翼為知府

癸未裁五軍都督府斷事復設大理寺卿一左右少卿寺丞

各二左右司正一

丁亥都督同知何福為征下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等

從

兵部尚書茹璠為吏部尚書工部侍郎練子寧塞義為吏部
左右侍郎

己丑夜長星西隕聲如雷

壬辰增兵部武選職方司主事四員

兵部左侍郎齊泰為尚書右侍郎劉雋為左侍郎郎中盧淵

為右侍郎時兵科給事中王垣康健兵部郎中潘行杜禹祁

昭員外郎石朴張子真一云八月辛未

辛卯復設大理寺

錦衣衛鎮撫試百戶散騎舍人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

端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為錦衣衛千百戶世襲皆

孝陵殉葬宮人父况也

征下將軍何福進兵金齒

十月戌戴元禮為太醫院使

熒惑守心

十六日召總兵左都督楊文選京去年備禦開平

前監察御史解縉入臨請河州衛吏初 太祖令歸學十年

擢用至是未及期也

詔舉山東才德之士

工偶感寒疾視朝稍宴監察御史尹昌隆曰 高皇帝雞鳴

而起昧爽而朝未嘗日出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故能庶

績咸舉天下安也 陛下嗣守大業且繩 祖武憂勤萬幾

今乃溺於宴安日刻甚宴猶未臨朝群臣宿衛疲伺廢業上

下懈弛臣恐播天下傳四夷非社稷福也 上曰朕過矣示

其奏於天下知朕不德

代王桂如蜀代王貪虐而與蜀王同母方孝孺請德化之使

法蜀王之賢

齊府中人曾名深告變徵齊王棹入京留之

十 二 辛丑朔 上省牲郊壇明年將有事於南郊駕往省牲滌器

嚴飭百官是日還宮

庚辰吏部尚書茹瑄署河南布政司事雲南左布政使張統
為吏部尚書

工部右侍郎張昂署北平布政司事時諸藩不靖議簡守臣
有威望者以昂往

授楊士奇齊府審理副

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純為戶部尚書

起鄭賜徒中為工部尚書黃福為右侍郎

謝貴為北平都指揮使時燕王稱疾不出人言其有異意

故假備遣貴及張昂偵禦之

進士廬陵曾鳳韶為監察御史

流人沅州劉有年為太平知府有年洪武中舉明經拜御史

求歸養謫通州上儀禮十一篇詔藏秘閣及守郡持正尚

革黜胥去淫祠釐蠹政以儒術飾吏治靖難不迎駕戍雲南

後起交趾按察僉事

右都督沐晟嗣西平侯克總兵官鎮守雲南

進何福右軍都督同知

燕府叅軍事訓導康汝楫為安岳知縣

召宋懌還京懌故翰林學士承旨濂之孫從成夔州至是授翰林侍書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

上虛心求治聽諫訪逸於是壽州訓導劉亨崇仁訓導羅恢皆言事擢用吉安知府朱仲智薦蕭用道授靖江府直史蘓州知府姚善薦錢芹授戶部司務遼州知州王欽薦高巍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劉觀改嘉興知府

命征南將軍總兵官何福都督顧成班師先是遣成及副總兵都督宋晟韓觀征水西蠻既平仍令移師征五開蠻克獲

甚衆

詔曰朕即位來小大之獄務從寬減獨賦稅未平農民受困其賜明歲天下田租之半

己卯建文元年

正朔辰朔

上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御奉天殿

誓百官夕齋於文華己卯舍皇邸庚辰子夜脫烏行禮味爽
還朝受賀翰林侍講方孝孺上郊祀頌

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命官贖民鬻子

癸未改行都司昌州為昌州長官司普濟州為普濟州長官
司威龍州為威龍長官司

丁酉遣使告即位於天下神祇國子司業張智詣闕里

詔京省開科鄉試

廢代王桂為庶人幽於大同中府都督同知陳質發其陰事
也靖難後誅之

百夷平征將軍總兵官何福等師還

勅修太祖高皇帝實錄禮部左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

王景彰為總裁官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侍講學士高遜

志為副總裁官國子監博士王紳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

審理副楊士奇崇仁訓導羅恢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

目程本立纂等脩

二癸卯大理寺 改太常卿

增太僕寺官

丙午都督韓觀練兵德州

已酉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

庚戌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
懿敬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

立妃馬氏為皇后封弟允燾吳王允燾徐王詔曰
祖宗廟謚稱號所以褒顯功德薦之天下後世不宜諱自今
諱廟諱廟謚稱號勿諱山林巖穴有才德庶能之士有司以
實聞軍民年八十以上亡男女者賜米一石肉十斤酒二斗
九十者加帛一綿一斤犯杖以上及嘗為隸優者不與鰥寡
孤獨貧無告者歲給米三石親戚養之亡親戚者里鄰相收

卹田荒不可治者除其賦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及同居五世
以上者有司以聞不能嫁娶喪葬者部伍鄰族相資助民罹
災者速賑軍中孤兒廢疾無養及老有代者一體撫綏還鄉
自便者聽前代兵後骸骨春時掩埋毋令其露衛所軍戶絕
者除勿勾

纂脩官程本立為左僉都御史

立子文奎為皇太子

宗人府儀賓耿璿進駙馬都尉江都郡主進公主璿領前軍
都督府

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加祿秩有差
辛酉廣東鹽課提舉司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司海北鹽課提
舉司為海北分司

乙丑革戶部刑部十二清吏司立戶部職民度支金帛倉庾
四司刑部立詳憲比議職門都官四司

燕王棣來朝絕馳道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侍班奏曰
諸王來朝殿上宜主臣禮宮中宜家人禮今燕王大不敬當
問不報

己巳天下提刑按察司改肅政按察司分巡道改分司革照

磨所

戶部左侍郎卓敬上言 燕王智慮絕人酷似 先帝北平

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 宜及今徙封南昌羽翼既剪變無

從生萬一有之亦易控制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

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曰 燕王至

親何及此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帝王之孝在保安社稷

小節非所論也 上默然良久曰卿休矣朕方思之事竟寢

談遷曰宗爨既開猜望日甚而 燕王輕身試不測之地

雖逆知朝廷無人亦豈真有自全之策哉不過伺間釋嫌

徵幸萬一耳卓惟恭能代其謀陰絕禍本而帝以優柔
不斷置之其後寧王推國南昌文皇百年外宸濠犯順
不決月而平於是信惟恭之為慮遠也曲突徙薪用之則
為碩畫不用則為眇論矣

駙馬都尉郭鎮卒鎮武定侯英子尚永嘉公主

中軍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兵甘肅

免民借貸錢

命布政肅政二司官糾察屬吏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給事中徐思敬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

巡行天下問民瘼課吏治皆得便宜行之

革松潘衛

詔求賢自守令以上皆得薦舉

三朝未進各布政使秩正二品堂上遍進一級

革略陽縣

丁丑上釋奠太學訖御彝倫堂賜師生幣鈔

戊寅裁應天鎮江常蘓松江鳳陽淮安杭紹興金華武昌荆

黃衡長沙開封河南彰德懷慶南陽南昌臨江吉安袁撫兩

安延安濟南兗青登萊東昌太原平陽大同北平大名廣成

都重慶廣福各府檢校

癸未散騎舍人張成等七十一人為沿海巡檢

前監生傅以莊為商河知縣以莊舊名中繫極刑家屬除名

丁亥鴻臚寺及山西甘肅行太僕寺主簿俱改典簿

己丑定廣惠庫舊鈔免進天財庫就庫收放立廣惠庫

庚寅仁化縣賊鍾均道降均道作亂掠南韶官軍討之輒遁

湖廣界至是就撫授本縣扶溪巡簡司巡簡

辛卯燕王還國遣校尉徐安護行燕世子高熾及弟高

煦高燧留京師

癸巳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言大臣專政陰盛陽微請

見於天忤時貴貶福寧知縣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

將不食其餘尋復之昌隆還朝又言節民力謹嗜慾勤政治

務正學教事上嘉納之

甲午命叅將宋忠屯兵北平都督徐凱練兵臨清耿璿練兵

山海關忠至開平徵邊兵三萬選燕護衛之銳士隸麾下遣

護衛胡騎指揮閔童等入京永清左右衛軍調彰德順德皆

防燕也

四明已更定官制進六部尚書秩正一品增左右侍中位侍郎

工都察院設都御史副僉都御史各一罷左右都御史增左
右補闕左右拾遺各一

辛亥裁烏撒軍民府同知推官知事

乙卯通政司改曰寺使曰通政卿左右通政曰左右少卿左
右參議曰左右寺丞經歷司曰典簿知事曰錄事增左右補
闕左右拾遺各一

丙辰分太常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進寺丞秩正五品分鴻臚
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進寺丞秩正六品分陝西山西甘肅行
太僕寺少卿寺丞為左右增典廩典牧二署署轄二羣曰驕

驪十五羣遂生三羣

分光祿寺少卿寺丞為左右進少卿秩從四品省署丞二天
壇祠祭署曰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曰泗濱祠祭署宿州
祠祭署曰新豐祠祭署

增各省中布政使復左右布政使

朱鷺曰官制祖周官夫亦慕古盛意乎獨不念高皇帝
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何者不折衷於周官善法者
師意何遽不如古而騷然變更乎孔子稱孟莊子之孝而
獨難其不改臣若政建汶君臣何改之忍也

癸亥韋考城柘城延津寧陵訓導

丁卯湘王柏有罪自焚國除王母胡順妃臨川侯英女洪武
戊午正月朔封國荊州讀書能韻書法道勁篝燈警枕囊尊
自隨開景玄閣招延俊乂被服儒雅兼有神仙之氣望之如
玉山晴霞而武過人有俠氣先奉命數從楚王將兵有功坐
偽造寶鈔虐殺人上降勅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
乘馬執弓躍入火中死年二十謚曰疾文皇帝改謚曰
獻置祠官守馬塚

徐學謨曰高皇帝用武功定天下安不忘危故遣諸臣

親歷行陣乃諸王亦各以韜鈴矜奮克敵斬將綽有父風
此嗣君猜忌之媒也建文初疏離之禍起矣賢如湘獻宮
廟為燼悲夫

立鍾山祠祭署設奉祠祠丞各一

革南丹衛

遣燕世子及郡王高煦高燧還北平時魏國公徐輝祖雖
元舅密請留之曰諸甥中高煦悍剽無賴異時者亡論叛君
且叛父上以問輝祖弟都督增壽增壽故善燕力護之尋
遣還高煦入輝祖廐竊善馬馳去初齊泰欲收之黃子澄曰

若爾則先發有名不如遣也尋悔而追之不及 燕王見諸子大喜過望

高岱曰天之所興人豈能禦哉方齊黃建削奪策齊秦欲先燕果用其言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先事以制人也黃子澄明知 成祖難圖乃先從事於所不足忌之列國而機事久洩情態盡見得練兵畜威從容為備及 世子兄弟俱入朝在 成祖未有必歸之策徒以晏朝廷之心而使諸子同蹈不測之險此其為危亦甚矣而子澄又居然遣之歸國夫欲制於千里之外而顧縱於閭閻之中雖至愚者不為也豈天將啟帝王萬世之業乎

戶部 侍郎郭任言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而不務其本過也今儲財粟以備軍實本誰為者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曠日既久銳氣竭而姑息從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將坐自困耳願 陛下熟計而早斷

戊辰故翰林待制王禕贈學士謚文節其子紳請之

五朔未朔連州賊兇阿孫授連州西岍巡簡司副巡簡

癸酉廢齊王 禩為庶人留京師誅青州中護衛指揮柴真等

添設

諸藩 動朝議削奪并讓 燕王皆齋恭黃子澄主之
壬午錦衣衛千戶徐斌改蘓州衛以常州捕賊功

秦府右長史茅大方為右副都御史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寺
左少卿

北平按察僉事湯宗告按察使陳瑛密受燕府金錢詞連右
布政使曹昱按察副使張璉俱逮繫詔獄安置瑛廣西之河

池昱削籍璉謫 典史

唐寅封楚世子孟烷

辛卯選補天下儒學官

丁酉省連山縣入連州

六廟子朔省興濟縣

監察御史戴德彝為左拾遺

四川岳池教諭程濟上言大難起宗室某月某日兵發西北

上怒逮至京召入見濟仰天呼曰 而陛下且囚臣不驗死

未晚遂下獄濟有奇術岳池去家數十里寢食在朝邑日治

學事岳池不廢

宋徽為宗人府經歷

陝西按察司僉事林嘉猷來朝

貢士樓璉為翰林院侍讀璉洪武中以監田知縣擢廣東道
監察御史謫戍雲南

廢岷王梗為庶人錮於雲南

漢陽知縣黃巖王叔英為翰林院脩撰布衣吳縣錢芹為戶
部司務召河州衛吏解縉為翰林院待詔叔英在漢陽多惠
政嘗禱雨隨澍隨止建文時方孝孺欲復井田叔英移書曰
夏時周冕之類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井田封建之類
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拜脩撰工資治八策務學問謹
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慎刑治明利害定法制皆援古

証今鑿、可行且曰 太祖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如醫
者之去病農人之去草急於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
則或損其禾稼固其自然之勢然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攝
其血氣禾稼草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錢
芹幼自脩立居貧漢無所營意良苦蘓州知府姚善愛士貺
米斛人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子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
善乃知之因欲見焉不可期謁於郡學遺以書皆時略善薦
於朝故有是命

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府官旗于諒周鐸等誅之

籍其產婦女給配且詔讓 燕王稱疾佯狂暈仆彌日盛暑
擁爐猶稱寒北平左布政使張昺都指揮使謝防貴稍懈燕府
長史葛誠佯讀余逢辰告昺貴曰 殿下本亡恙公等毋忽
恐一旦不可測昺等深然之謀益急

遣中官逮燕府官屬

七月己朔北平都指揮使張信叛款燕 上密勅信縛 燕王
者再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而父嘗言王氣在燕分王者不死
非汝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為福信然之因謁 王不得入詐
乘婦人輿以入 燕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 殿下果有意

當語臣 王猶諱疾信曰 殿下果無意乎信奉密勅在此
當就執 王實告之曰生我一家者子也先是 太祖擇僧
道衍住持北平 寺專祝釐 燕王道衍雖學佛以師道
士席應真通占筮兼綜兵術既久侍。王一日問以下曰 大
王卜天子耶 王曰咄母妄言族矣對曰主臣 大王幸賜
臣燕無左右窺聽故敢呈其愚 主上猜聞宗室侵漁齊藩
所僂辱囚首隸士伍蓋五王矣雖未及燕、可覲幸免耶
大王 先帝所最愛也又仁明英武得士卒心 主上所最
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粟粟

悉雄剽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數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
王之護衛精兵板石起距者又不下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
淮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為抗禦大王即不南機或先發
欲高卧得耶旦莫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
異燕王悅曰子休矣道衍曰臣有所與相者請以決大
王問為誰曰鄆人袁珙曰汝與偕來珙至就傳舍燕王從
貌類者十餘人往就珙相曰吾等俱護衛校耳珙獨起指
燕王拜王手止之稍間命入宮則悉屏左右珙俯伏曰
大王太平天子也臣游燕市中燕市中諸將相肩接也則皆

以大王故大王幸毋忘臣珙燕王益大悅潛勒東部
士鍛兵器於窟室雞鶩鴨棲其上聲相亂也間道衍起兵期
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師也及聞張信語疾
召道衍適簷瓦墮地碎王不懼道衍曰政欲易黃瓦耳
談遷曰道衍袁珙皆世之不祥人也以術合非以大義合
長陵信有天命即不道衍輩豈以北平終哉彼妄有所窺
測藉口佐運一傳而朱恒王斌再傳而李士實劉養正誰
備之令踵禍於天下也

壬申燕王

殺左布政使張昂都指揮使謝貴燕府長史

葛誠伴讀宣城余逢辰死之時昂貴以在城七衛并屯卒布列九門填溢街巷迫圍燕邸又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約護衛指揮盧振內應我兵鼓譟震動城內張昂愛司吏李友直幹敏友直竊其奏草達燕邸燕王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八百人入守能曰先擒昂餘無能為矣燕王曰不如計取之已定計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依內官所坐官校名收之召付昂貴先伏甲廡間昂貴入止從騎於門王扶杖宴之會進瓜王食瓜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尚相卹身為天子親叔父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

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為乎因擲瓜於地伏甲出千戶譚淵首捧昂貴下殿王投杖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我何病遂曳斬昂貴盧振等葛誠余逢辰泣諫亦死外兵驚相告稍稍散去都指揮彭二急躍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突端禮門被殺張玉等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人船之曰毋自苦朝廷已聽王節制一方矣亦下都指揮使馬宣巷戰敗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燕人據北平張昂澤州人北兵入京滅其族里人戍邊發塚焚屍面如生謝昂平陽人葛誠以進士為長史察疏燕事以朝王恨誠殺之夷其族余逢辰

宣城人燕兵未起頗聞其謀遺書示子誓以必死及起兵泣
諫死之

索袞曰建文君以北平屬昺而昺以屬李友直甚矣知人
之難也夫天將開文皇帝以萬世之業卜鼎幽燕配天
因極而昺以淺謀自速顛隕其智不足稱也

群忠事略曰嗚呼當擐甲王宮之時政所謂騎虎之勢也
昺乃輕身寡謀一往自而自投虎口又誰之咎耶

談遷曰燕邸英武屢出塞克敵可智取不可力攻張昺
等當陰捕諸校招致其宮僚護卒出彼不意旦夕可盡而

磬形既露宜鼓行直搗不延畧刻乃甲馬馳突於街衢鉦
鼓喧鑼於遐邇俾望影知備事急變生且輕其七尺駢送
朱邸雖嬰兒之智不為此謀國無人宜其敗也

燕王禡祭見被髮者旌甲蔽天道衍曰北方之將玄武吾師
也誓師稱靖難曰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曹其體予
心毋違命擢丘福張玉朱能為都指揮僉事李友直為北平
布政司右叅議使集餉楊柳青督浚齊化諸門城濠卜卒金
忠為燕府紀善燕王上書曰臣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
遠惟明今事幾甚著陛下略不垂察臣竊惑之當元之季

生民塗炭群雄角逐 皇考太祖高皇帝披霜冒露東征西
伐赴矢石被創痍艱難百戰然後定天下封建諸子鞏固宗
社為磐石之安不幸竄天 陛下嗣登大寶奸臣齊泰黃子
澄輩包藏禍心為謀以悞 陛下構構柏桂柳五弟雖有懸
愆未聞不軌重可裁減護衛輕可賜勅誠屬乃動見削奪轉
徙流離行道嗟歎柏尤可傷不得良死今尚未厭又以加臣
臣守藩二十餘年事君之誠明於皎日奸臣跋扈蔽明害公
執臣奏事之人箠榜棘契迫其告變分布宋忠張曷謝貴於
內外圍守臣府臣之一家如臨湯火已而貴曷為護衛所執

始知其出奸臣之謀臣聞伐大樹者必先剪附枝危君室者
必先除公族朝廷孤立社稷危矣不待明者而後見也 高
帝祖訓曰凡新天子即位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
待命天子密詔入誅之臣謹領鎮兵俯伏待命以遵 皇祖
之訓惟 陛下念之周廣同姓綿祚八百秦人孤獨二世而
亡明鑒斯在詩曰佞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人維城無佞城壞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命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惟 陛下念之書上不報又傳檄天下言
朝廷崇信奸回殘害骨肉稱遵 高皇帝祖訓奉天征誅誅

奸臣齊泰等為名去建文紀元惟書歲留世子守北平僧道
衍敦資內使賽回帖木兒等輔之自出師次子高煦高燧從
焉

王世貞曰文皇靖難師在己卯秋寧庶人作亂亦在
己卯秋相去正得二甲子文皇之起以都督三司謝宴
伏兵戮繫之寧庶人亦然豈偶合耶抑有所借襲也其用
李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軍師却似有取於韓公誠意同
姓然高帝之帝業成於鄱陽一戰而庶人却敗於其地
則大相反矣文皇以壬午入紹世廟以先一歲入紹

而亦以壬午改元帝王自有真所謂妙合者固不在彼而
在此也

屠叔方曰燕王之變削亦反不削亦反齊黃之議未盡
非也燕王特藉口於此耳二氏之後不絕倘亦有天意

乎

甲戌 燕王次通州指揮房勝降

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燕人使朱能攻之宣再
敗與衛鎮撫曾濟俱被執死之拔薊州遵化衛指揮蔣玉密
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降

裁和曲州祿勸州南寧睢寧二縣

已卯燕人陷居庸關都指揮使俞瑱守關 王曰居庸吾咽喉也乘其衆心未固攻之命指揮徐安往瑱方部署燕人賈

勇先登克之瑱走懷來依都督宋忠

甲申懷來潰 燕王以宋忠守懷來必爭居庸須其未至邀

擊之忠噪復寡謀衆心不一易與耳率指揮徐祥馬雲等

千人捲甲疾馳忠果援居庸怒其將士曰爾等父兄家北平

燕盡殺之矣速報仇諸軍或疑或怒 燕王使其前鋒用家

幟先登城中子弟望見幟皆喜無關心忠敗奔入城城遂陷

都指揮使彭聚孫泰力戰死忠急匿厠燕軍捕出之并獲俞

瑱俱不屈死兵勢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

諸守將往、叛附矣是日大同叅將都督同知陳質來援兵

敗回大同

丙戌燕人陷遵化指揮馬鎖住降

庚寅燕人攻永平指揮使趙彛郭亮叛降燕 人進灤河

辛卯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專退朝燕居翰林侍

講方孝孺為之銘

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兵出松亭關攻遵

化

化萬素智勇貞異懦陳亨故貳於燕 燕王獲二卒遣之為
書置一卒衣中多予之金使書通萬而若素通者其一卒無
所賞卒恚歸訐於貞 搜卒書執萬以聞命籍萬家下之獄
朱鷺曰異同之為事利害也甚矣哉彼已相能固於堅城
一水一火關所自起若亨萬同心一德其利斷金誰割無
間之刃哉亨既忌萬將亦有意色可揣而萬曾不覺何闇
也志曰當發不發大賊乃作卜萬之謂亨以叛全萬以
忠獄寃哉其亦足以為共事者萬世鑒矣
壬辰命長興侯耿炳文為征^大將軍 討馬都尉李堅都督

竄忠為左右副將軍率師三十六萬北征 吳傑江陰
侯吳高都督都指揮戚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李
文等俱從軍祭告天地 宗廟社稷及江淮旗纛之神書諭諸
王荆燕屬籍詔曰朕奉 先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
思圖善政以安兆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
年周庶人構潛為不軌詞連燕齊相三王皆與同謀朕以親
之故不忍暴揚其惡止治構罪餘置不問今年齊王榑謀
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燕王 棣湘王柏同謀大逆柏知罪
自焚榑已廢庶人朕以燕於親最近未窮其事今乃忘 祖

逆天稱兵構禍意欲犯闕危宗社悖逆如此孰不駭聞昔
先皇帝時棣包藏禍心為日已久印造偽鈔陰結人主朝命
窮極藏匿罪人先帝震怒遂以成疾至於升遐海內聞知
莫不痛念今不悔過又造滔天之惡雖欲赦之而獲罪宗社
天地不容已告太廟廢為庶人遣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
十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奉職平
燕與國同心永安至治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又諭北征將士
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
極今爾將士與燕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負殺叔父名工
方銳意文治日與儒臣討論周官法度謂燕人不足憂齊秦
黃子澄等以北兵強兼誘朵顏諸不早禦之將遂失河北
故大發兵焉

朱鷺曰諭將士是興亡一大機也內兵心思文皇膽
張此怠而彼奮此瑕而彼堅又何俟接戰覘勝負哉夾河
戰後文皇直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
上教之也夫不忍叔父其自忍乎真宋襄之仁義也若欲
勿殺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已之讀史至此而不啞然
笑失聲慄乎當時在廷諸臣曾不出一言相難何與殆天

敵厥衷而默以相靖難之成與

置平燕布政司於真定刑部尚書暴昭署司事

檄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

江北蝗有司請使督捕 上曰朕之不德又殺蝗以甚之爾
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赦疑獄捐逋租周窮之以脩
實政是歲蝗不為災更有秋

八月戊朔翰林侍講方孝孺主試應天錄二百十四人長洲劉
政第一深器重之曰此他日可託孤寄命者

己酉耿炳文兵次真定遣都督徐凱屯河間都督潘忠都指

揮楊松屯鄭州松引九千人為軍鋒進次雄縣約忠為殿

壬子燕人屯樓桑晡食渡白溝河夜襲雄縣楊松縱飲不為

備雄人登陴罵北兵遲明燕緣雄屠之獲馬一千匹

癸丑燕人次灤河張玉曰楊松潘忠扼吾南路耳先擒之玉

先驅覘耿炳文兵還言南軍兵紀律其上有敗氣

甲寅都督潘忠來援楊松燕將譚淵以千餘人過月漾橋蒙

焚伏水中使勇士邀戰於路隅伏出水據橋忠松無所退俱

被執 燕庶人遂自將百餘騎趨鄭州官兵盡降南兵還屯

白溝 燕庶人曰耿炳文在真定不虞我至由間破之必矣

時炳文兵營濬泥河南北部將張保降燕言狀燕庶人厚撫之令詐言被縛而逃言燕兵屢勝行即至須河南兵移北併禦之炳文果移營

庚申都督徐真擊燕兵於大王莊敗績

壬戌燕庶人自引精騎直趨真定西門下破其二營耿炳文覺起門橋、紉斫於北軍乃出戰燕將丘福以奇兵擊炳文背朱能挺丈八長矛圍二拱餘率二十餘騎突入陷堅燕庶人麾眾從之追奔及濬泥河南軍尚數萬列陣北向朱能貫頤奮戟衝陣眾狼顧不支相駘藉死炳文奔北入城卒

闌門不得入自相斫乃入燕騎士薛祿刺左副將軍灤城侯駙馬都尉李堅墮馬獲之右副將軍竇忠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見執失亡九萬人溺死亡笑喪馬二萬餘匹炳文入城堅壁燕兵攻之不下引還炳文夙將長於戰而未嘗總大眾諸將多執綺子弟失律債事宜也

是陸侯吳傑率師援真定兵潰

九月卯召耿炳文還命曹國公李景隆為征、大將軍代耿炳文北征上聞敗始有憂色黃子澄曰無憂勝敗兵家之常耳上曰雖然孰堪更將曰曹國公李景隆可比用景隆

破矣遂召炳文還。上親餞景隆江上，賜諸將犀玉帶有差。吳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武庸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帥偏師，步騎數十萬，諸道並進，直搗北平。而景隆奸懦，專聞自負，文武才意殊輕，敵識者憂之。

備遺錄曰：或云初李景隆父子好賢下士，與方孝孺交誼甚篤。景隆之帥師北伐，由孝孺薦之。既而兵敗不誅，漸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雖信之，不復疑。卒開門以降，蓋不免於誤國也。

故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參贊李景隆、軍魏貢、八太學母亡。廬墓三年。洪武甲子，旌其孝，授前軍都督府斷事。奏壘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及柳木枝，慎選舉，惜名器，敬事。太祖嘉納之。後坐累戍貴州，閔索嶺值。上疏乞歸，御宥還。遼州知州

王欽應詔辟魏。上言：太祖有文王純一之德，皇后有

后妃不妬之行。百男君王，上齊三代分茅，昨土各據形勢。關陝百二山河，其民悍勇，西鄰吐蕃，故以藩王之長。秦府王之山西，表裡山河，地產良馬，其民剛壯，所謂山西出將者也。北近胡，故以晉府王之。燕國雖無名山大川之限，其南冀州、真定、保定、順德、廣平大名，所謂桑麻之野，坦平肥沃，其壯雖

沙漠不毛然廣畜馬羊其人衣皮食肉馳射是務連金殘元
藉之興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僻在一隅山河阻深劇備據
之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寧遼谷代慶肅
星羅綦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
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
則隳紀綱削之則傷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要於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裁
制諸侯之長策也今盍師其意下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
府子弟分王於齊兗吳楚湘潭齊兗吳楚湘潭分王於秦晉
燕蜀其餘皆然則藩之王權不削而自弱矣上奇其才命
赴行營

谷王穗自冒府遁歸京師長史劉璟上十六策不報命參議
李景隆軍中

齊泰言遼王寧王地近燕請召還二王從之遼王植至徙荆
州寧王推不至削護衛初燕庶人嘗巡邊與寧王相得甚
歡及聞削護衛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遣寧王書告窮蹙求解
若不知詔削也者寧王喜燕兵將趨大寧
戊辰監祭御史韓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不獨親其親臣

款陛下愛諸王之至待諸王之厚而諸臣不體也凡見藩
封太重疑慮太深者豎儒耳諸王親太祖遺體也而貴
孝康皇帝手足尊陛下叔父也太祖遺體則不可使賤
親之手足則不可使缺陛下叔父則不可使絕也高皇
帝孝康皇帝為天子子與弟以為僂在天之靈安乎臣念至
此未嘗不流涕也夫亡唇寒齒舐糠及米言者曰二叔流言
周未嘗不誅也六國反叛漢未嘗不削也遂使周王播遷谷
王流離於是齊王廢湘王焚代王遣岷王又見告矣諸王自
為計必曰兵不舉禍必結是陛下激之也燕王舉事兩

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有一矢之獲乎經營已久軍
興輒乏將士挺敗徒令中原赤子困於輸戰九重之憂方深
唯懼之計彌礫日甚一日語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
堅臣恐陛下不祭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釁伏惟興滅繼
絕釋齊代岷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京師迎楚蜀為周公
俾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社之靈明詔天下
撥亂反正篤厚親宗社幸甚上不聽

談遷曰方建文初莫不以強藩為慮如高巍韓郁其筭合
矣當事若周聞何也周代湘岷未始稱兵於以展其惇睦

計之得也。燕人矯命，雄行長驅千里，安得與周代湘岷，
并日論乎？使此兩人早陳於靖難之先，真救時之藥石矣。
今中朝之過舉，已彰北平之允鉞，方肆而猶轉圜之，是望
格、乎不相入矣。

恭贊軍務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請身使燕，論以大義許之。
巍至北平，稱國朝處士。臣高巍再拜上書燕國大王，巍聞世
之大丈夫為國家排難解紛，上安宗社，下安黎庶，爾巍雖無
丈夫之才，竊慕魯仲連之為人，喜排難解紛，附名世而不朽
也。頃太祖工賓，今天子布維新之政，天下莫不感悅不

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不知其出何名，在朝諸臣執
言伏羲以順討逆，殆無不勝之理。巍不忍兵連禍稔，挺身開
說，苟聽巍策，可使帝者復帝王者，復主君臣之義，大明骨肉
之恩，愈厚巍所以置死度外來見。大王蓋夙許太祖以
殞首結草之報，豈已有求哉？昔周公遭流言居東土，以俟成
王之悟，大王誠解護衛休甲兵，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
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使任事者得藉口以為
大王欲效漢吳王，徇七國以誅晁錯為名，萬一有失，大王獲
罪，先帝笑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

雖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馬大王將士殆亦疲矣况朝廷以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今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可保終身死於殿下乎若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僥倖即幸而事成後代公論為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懇款之愚其可得與書再上不報

談遷曰高叅軍使燕豈真欲以三寸舌賢十萬之師哉蓋覘燕動靜俾知朝廷雖冗散踈渺尚有人焉探虎穴撩虎鬚也若必曰希仲連之已事又為叅軍所費矣

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令都督耿璈楊文率兵攻永平不克徵謫戎官伏顯等入京仍指揮等官

李景隆至德州收耿炳文敗卒得五十萬進營河間山東布政司叅政鉄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賴以不乏燕庶人聞之曰李九江景隆小字高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饒曷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吾當往

援永平彼乘虛來攻回擊之成擒矣諸將以兵少燕
人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出非專援永平也直誘其至耳
吳高怯不能戰聞我出必走我一舉而解永平之圍且破九
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戰

長興侯耿炳文還朝上言臣失利而旋萬死難逃天恩不罰
叨券莫何然臣有一言足以贖死惟陛下聽之燕王與
上皇父為同母弟陛下之嫡叔父其性尚未離骨陛下
下何至解支體而散肝膽於他人不如誠信親迎使受顧命
授以國政而陛下燕恭坐理親臣夾輔勲業湊翼可保

燕王之無敢有他志也不然新進用謀驟而操兵握權敢當
國家之重任諸王皆太祖之親子臣輩皆太祖之親臣
彼不屠食而空不已也陛下何至以太祖之天下為屠
肆而以太祖之子孫太祖之舊臣為承子奏上不報觀

三吾墓志銘

調撫州守禦千戶所官赴德州并徵謫戍武官
燕人粹至永平吳高不及軍退保山海關

十月寅燕庶人襲大學都指揮使朱鑑力戰不支死之寧府
長史石撰不屈支解撰平定州人都督陳亨都指揮房寬叛

降燕大寧古惠州地國初設行都司遼東宣府左右之寧王
權建國列城九十帶甲八萬革車六千諸胡騎若朶顏諸夷
皆驍勇善戰其三護衛皆中州閭左北地苦寒日夜思歸也
寧王善謀燕善戰先是歲秋行塞相會及燕人將師南向慮
寧王躡其後則歎曰安得有太寧兵斷遼東助我以諸夷哉
至是燕庶人從千餘騎直趨大寧時劉貞陳亨悉兵守松
亭關燕庶人徑道卷旆登山從後攻度關至大寧城西門
崩克之獲都指揮房寬殺下萬於獄都指揮朱鑑死總兵都
督劉貞等引軍還援大寧陳亨故通燕出貞不意與營州中

護衛指揮徐理陳文襲貞、悔曰吾失斷也夫自廣寧浮海

還京師

辛亥征下大將軍李景隆聞燕人出自蘆溝橋進攻北平不
克遂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景隆自屯鄭村壩待燕人至
大兵十萬圍北平攻麗正門急燕盡出婦女乘城轉蘭石都
督瞿能與其二子帥騎千餘戰八張掖門勢銳甚城垂破景
隆密止之退十五里而軍燕世子今夜汲水洗城俱冰城
遂不可登都指揮梁銘等時、夜出砦營官兵輒亂
甲寅燕庶人脅寧王權棄大寧而西初燕人下大寧止

騎城外輕身入執寧王手大慟具言所為起兵故因求王草
表王置酒驪會數日燕庶人令親信吏士稍入邪陰結
諸胡酋兀良哈等及閭左思歸之士濱行寧王郊餞燕千餘
騎擁王入關諸夷酋閭左一呼皆集從王府妃妾世子皆携
其財寶隨還北平而大寧城一空分諸夷酋閭左為五軍張
王將中軍鄭亨何壽副之朱能將左軍朱榮朱濬副之李彬
將右軍徐理孟善副之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副之房寬將
後軍和允中毛整副之而兵遂盛
辛酉遼王植來朝王以大寧破懼而入改封荊州

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十

庚午

燕庶人自大寧還李景隆移營白河西燕人禱曰河
冰則天相燕也其日雪河水燕師盡渡都督陳暉追躡之

燕庶人還擊暉一敗跳冰道冰乃皆解至連破南軍七營

壬申李景隆值燕庶人於鄭村壩戰三日大敗死亡數萬

降燕者亦數萬人都督火真焚歎驚以暖燕庶人饋者趨

焉楮人呵之燕庶人曰止是皆壯士其夜景隆棄其輜重

走德州

燕人乘勝還攻北平之九壘破其四營餘皆潰

癸酉燕庶人入北平
乙亥燕庶人再上書傳檄天下曰前上書已歷三月未蒙
垂察兵討不已竊聞朝廷論臣不執罪以悉奸臣誣臣冤濫
明甚且陛下與臣皆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
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疏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理
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今諸王臣序
為長周齊湘代岷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奉晉諸國不難去
矣寧王無罪頃又削其護衛辟諸人身手足皆去身獨能全
耶伏乞斷然不惑奮去巨奸不勝懇切遂傳檄天下

壬辰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以說於燕人

朱鷺曰謂罷齊黃足弭靖難耶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下
即二人亦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授而心焉可也如漢
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實留之欺遠損重謂團體
何度文皇有心是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來不逐亦來
又安取罷二人以快敵示朝廷怯嗟乎此二人實釀亂非
能賢也陽逐之陰留之至其後也旋逐之旋又欲還之幾
見用人如此而國不亡者

召茹瑞為兵部尚書

李景隆復聚兵德州命禮部左侍郎陳性善監其軍

十二朔朔燕庶人忌鎮守連東江陰侯吳高曰高怯而密去

高楊文雖勇不足慮也遣二人書易其函各以聞朝廷疑高

制爵安置廣西

甲寅增工部營繕司虞衡司主事各三

乙卯燕庶人出紫荆關攻廣昌燕人知李景隆圖後舉

先趨大同迫其援以疲於奔命是日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岷府典膳李英等伏誅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

河北指揮使張倫等自拔南歸

初令武官襲職兵部關旨五府

進李景隆太子太師時軍敗上不盡聞兼賜勞勅金幣珍

醞貂裘等

選募謀勇士中牟楊本為錦衣衛鎮撫沅州周拱元為所鎮

撫本精遁法時吳王撫軍及登臺見大水淼茫一軍不見本

曰此水道也及帥師北征諸將皆敗惟本與平安有功李景

隆忌本不以聞

肅王拱乞內徙徙蘭縣

殺留守衛指揮同知李申 申子讓燕府儀賓守北平甚力
錢芹為行軍署斷事

法司奏今歲論囚減徃十之二

朝鮮國王李旦請老以子芳遠嗣位且尋卒

安南臣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立其長子顯未幾復弑顯立

其幼子英又弑之大殺陳氏宗族篡其位季犛自謂舜裔胡

公滿之後更姓名胡一元其子黎蒼更曰胡奩國號大虞一

元僭稱太上皇奩偽大虞皇帝改元元聖

庚辰建文二年

正朔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戊辰楚王栢薨謚曰昭世子孟煥嗣

燕庶人攻蔚州指揮李誠出哨見獲遂約獻城自効縱遣入

城謀覺下獄死已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自是全晉皆潰

辛未 上南郊還宮受賀

燕慶人克鴈門關進攻大同

二月寅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董倫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主禮闈分考右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監試御史俞士吉王度知貢舉禮部尚書陳迥右侍郎黃觀時得吉水王民常熟黃鉞莆田陳繼之閩縣葉福皆死壬午國難廬陵胡廣崇仁吳溥建安楊榮新淦金幼孜武進胡濙太康顧佐皆知名士戶部司務錢芹署行軍斷事進都給事中秩正七品給事中秩從七品

癸亥省行人司隸鴻臚寺

改大理寺曰司左右寺正曰都評寺副曰副都評左右司各

設評事六

甲子改都察院曰御史府置察院一省監察御史定二十八

人

乙丑詔江西浙江蘓松人仍官戶部

燕慶人破大同自是東自天城陽和西自雲州奇嵐皆不守

人安行取代州略太原長驅度井陘

李景隆自紫荆關援大同

湖廣布政司左叅議楊砥上書請罷兵略曰帝堯之德始於親睦九族今當務惇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忤旨典置遼東

迤北可汗坤帖木兒瓦刺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

燕人還北平不值授兵李景隆遺燕庶人書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三朔寅朔日食

策貢士吳溥等百十人於奉天殿賜胡廣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上欲首良寢其貌易胡廣賜名靖其對策

云親藩陸梁人心不搖上善之後良殉難靖歸附仍名廣戊辰賜御史衣

壬申己榜貢士選署教諭訓導

辛巳改詹事府為御史府便朝謁左都御史耿清為御史大夫副都御史練子寧為御史中丞賜宴於新治

壬午巡撫廣東大理寺丞彭與民等奏撫黎事宜詔從之纂脩官齊府審理副楊士奇為翰林院侍講監察御史戴德彛為左拾遺

鎮東將軍總兵官楊文督遼東兵攻永平不克

袁義為右府都督僉事

進士黃鉞為刑科給事中

諸廢弁叛降燕

朱鷺曰高皇帝起布衣濠上奮一劍成帝業專意右武

而當日干城爪牙輻輳歸命爭效死力以集事勲名爛焉

方是時左班不得望幸澤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

脩文章兢奉上旨而已及建文帝注思講學恬武

兢文縉紳親而介胃疎於是翰苑有謚尚書登一品四稔

之間氣若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

著亢節者亡慮彌百數蓋振古一創見而武臣率懷移貳

叛附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為縛者多至千人皆身為將

帥都督指揮者也砥柱積流增國壯烈自魏公輝祖父子

暨謝貴馬宣朱鑑外幾何人哉噫兩朝相及曾不甚遠一

何文武離合之異也豈非上所化哉故夫人主治天下

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嚮移之而有餘矣

四朔申朔廬陵顏伯瑋舉賢良授沛縣知縣

辛丑燕庶人率眾渡馬駒橋南軍武清

丙午李景隆兵次德州武定侯郭英等兵次真定約合攻

平累陰糾合亡散并未傳者軍號百萬

增各王府賓輔二人秩三品伴讀伴講伴書各一部王賓友二人教授一人俱坐禮如賓師贊謁名不臣

癸丑李景隆進河間先鋒叅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吳傑等自真定移營保定期會軍白溝河燕人進至固安

乙卯行營大雨水平陸水深二尺

己未諸軍次白溝河燕庶人既渡平安伏萬騎邀擊安驍

勇合戰互有勝負都督瞿能奮勇衝之燕庶人却會都指揮何清敗被執安收兵還營李景隆及郭英吳傑等合六十萬聯

營白溝河及燕庶人夜戰燕庶人從數騎為後殿迷失

道下馬視河流乃辨倉卒渡河去

庚申燕十萬衆渡河瞿能平安賈銳翼攻平安遂斬都指揮房寬、驍將也都指揮丘福以萬騎衝南軍殊堅燕庶人

以精騎突入南軍左掖南軍復統出燕後連戰百餘合南軍

矢如雨燕庶人馬三創三易射矢盡三索提劍左右擊劔

缺遂稍卻迫重隄瞿能幾及之燕庶人佯提鞭後招能軍疑乃不前平安運槊驍健斬燕將陳亨斡都指揮徐忠兩指忠自斷擲之果血而戰高煦見事亟率精騎數千合戰彼此

相阨至日中瞿能大呼滅燕入北軍斬其數百騎越萬侯俞
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亦前會旋風起折大將之趨南軍相
視而動燕人乘風燔諸營南軍大潰俞通淵瞿能父子滕
聚俱陣沒監軍禮部左侍郎陳復初朝服躍馬入於河
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殺溺殆二十萬暴骨如莽委棄
軍資萬計燕人追及月漾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單騎走德
州魏國公徐輝祖全軍而敗瞿能合肥人國初功臣瞿通
子驍勇有名先四川都指揮使從征西番又副總臣從征建
昌月魯帖木兒俱有功俞通淵巢人以參侍舍人累功屬

西平侯征蠻洪武壬申封祿二千五百石予誥世明年罪削
建文初授豹韜衛指揮使至是勅堊兄驍國公通海墓旁二
子靖端尋卒竟除蓋建文末諸將校往失世官也

談遷曰白溝之役南軍百萬幾於破竹一跌不收全師俱
覆惜以瞿能償彼譚淵陳亨之兩將語云有能之將無制
之師不可以勝豈欺我哉自昔大戰亦不數睢水之風昆
陽之雨帝王得天雖夷險萬狀終不可以人力爭也

壬戌燕人攻德州

己巳叅贊軍務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督餉山東左叅政鉄

鉉相值於臨邑大慟誓趨濟南死守
禮部右侍郎黃觀為禮部右侍郎

五辛未李景隆棄德州奔濟南

癸酉北平都指揮使陳亨等^{燕人}入德州奪餉百萬轉掠濟陽教

諭吉水王省被執脫歸坐明倫堂伐鼓諭諸生曰今日君臣

之義迫矣大哭頭觸柱死諸生歔噓歎泣不能出戶省字子

職洪武士子貢士有文學授浮梁教諭歷艱轉濟陽女靜適

即墨周簿預遣人求父骸得遺塋

鎮撫楊本上言刑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

于盡忠忘君虐民者不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

今都督袁子與耿炳文喪軍士二十萬于燕皇上不忍加

刑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馬無限乃歸罪于裨校乞假臣

為總兵凡先鋒叅謀臣自保舉仍命親王為監軍疾馳燕師

則可真宗社于太山矣本遂率孤軍獨出被擒囚北平獄後

濟南失利高燧恐人心搖動殺之燕庶人怒大蓋愛其才欲

用之也

丁丑燕兵至濟南燕兵掠長蘆盡得我軍餉

己卯李景隆出戰大敗遂圍濟南百計急攻鉄鉉高魏等每

出不意襲擊之城壞輒繕治及隄水灌城、中恐鉉令軍中
詐降燕迎、燕庶人入約其壯士懸鉄錠伏城上闔則使守
陴之卒晝夜哭曰濟南魚矣亡無日矣乃撤守具出居民伏
地請曰奸臣不忠使、大王冒霜露為社稷憂誰非、高皇
帝子誰非、高皇帝民其降也然東海之民不習見兵大軍
壓境不識大王安天下子元、之意或謂聚而殲之請大王
退師十里單騎入城臣等具壺漿而迎大王、燕庶人大喜
從之馬過城下城下呼千歲聲聞於闔錠及於馬首、燕庶
人驚改馬而馳濟南人挽梁、則堅、燕庶人竟從梁馳去

復圍濟南城益急城毀於礮鉉書、高皇帝神牌當毀處遂

不敢擊尋完城如故

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安走還伏誅

貴州都指揮使程暹為左軍都督僉事

史仲彬為徐王府賓輔仍兼翰林侍書

六月己酉事府設少師少傅各一賓客二置資德院設資德一

資善二屬官贊讀贊講贊書著作郎各二掌籍典簿各一增

國子監司業二省博士學正學錄增助教十七人

丙午令王府賓輔伴讀伴講伴書及賓友教授進對侍坐稱

名不臣用師賓禮

已酉八百王官刀板面遣頭目入貢

壬戌徵鳳陽官軍赴京

遣監察御史周觀閱兵徐州

鎮守遼東都督楊文圍燕永平不克

齊秦等計兵屢敗欲求成紓濟南之急尚賢司丞李得成慷慨請行見

燕庶人於濟南燕庶人泣曰吾兩上書矣而不見報親王下天子一等吾何求哉直自抹耳得成還口報

工怒其辱命囚之已乃釋

七月辰蘓州府通判徐宗賢署兵部右侍郎

都督平安出兵二十萬次單冢橋奪北餉遣沒者五千渡河

與都督戚庸合攻德州復之燕將陳旭遁

八月己朔承天門災詔求直言禮部尚書陳迪言清刑獄卹涿

民數事戶科給事中陳繼之請捐公私逋負江南僧道多占
腴田蠶食百姓宜限給之皆見採納

癸卯改承天門曰臯門端門曰應門午門曰端門謹身殿曰
正心殿改大學士為學士華蓋大華武英正心殿文淵閣各
學士一各殿增待詔典籍華東閣大學士

乙巳增翰林院丞肯一學士一省侍讀侍講學士置文翰文
史二館改中書為侍書隸之

石首楊敬為脩撰孫子敬為檢討歸州梅遇春為左春坊左
司諫國子助教漢川胡灝為檢討

戊申遣都督陳暉率兵援濟南

燕庶人聞德州破引濟南之師還時攻圍三越月力竭終不
克鉄鉉出戰北師大亂去之或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
南來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營薊趙深初定人心易搖郭
布政資輩皆書生大叅公誠出奇兵由深趙道廣平抵真定
諸將散亡者稍收合不數日至北平其間豪傑起義者大
叅公便宜權署戎階號召之共圖北平北平破北師惶駭內
顧將散而歸徐沛間風氣悍激項羽朱温皆徐產也大叅檄
顏知縣鼓倡義勇合南軍征進者俟彼歸晝夜躡之大叅館

穀北平休養士馬以佚待勞彼至迎擊使腹背受敵大難旦
夕平耳鉉雖善之而餉盡於德州守卒久疲南將多鴛材無
可恃不如固守濟南以牽彼師使江淮有備彼不能越歸道
出濟上吾邀擊之全勝計也遂不果從既卻燕諸郡縣皆復
兵勢大振棧聞進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功官軍姜貴等五十
四人陞賞有差時死傷俱不獲賞貴等亦賞不酬勞軍中怨
望鮮關志矣

談遷曰燕之於濟南不遺餘力矣時連左楊文紫荆房
昭單橋平安能乘其遠攻竟擣北平而中道邀其歸路燕
之危若朝露乃彼此觀望餘三月其勢莫敢先動尚謂國
有人哉鉄鼎石不用宋魯軍之計猶孔明不用魏延也行
之非難行之而非其人焉爾惜哉

翰林侍讀學士方孝孺改文學博士

九
辛卯未召李景隆還左都督盛庸為平燕將軍總兵官右都督
陳暉平安為左右副將軍馬溥徐真為左右叅將北代景隆
還朝黃子澄練子寧慟哭請誅之以謝祖宗屬將士不聽景
隆閱機以應茲故其戰不善也
辛卯赦流放官錄其子孫

十月辰朔平安次定州與燕將陳亨戰鐸山斬之徐凱陶銘次
滄州盛庸次德州相犄角以困北平 燕庶人以滄州新凍
土易敗可襲而下也 佯令曰攻連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或曰
征東河南也 燕庶人曰夜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
書曰利南乃自直沽疾行三百里至滄州城下掩擊之凱銘

倉卒戰敗攻破之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俞瑱趙游胡原李
英張傑將校百餘人皆被執降軍數萬 燕庶人為殿
克不

山西清遠衛卒羅義扣燕校書請罷兵復詣闕上言 天子
當篤親、厚諸父已北征之役 上不悅下之獄

辛亥復置御史府照磨所
十一戊朔定京官還家程限

壬申 燕庶人掠景州次臨清尋移軍館陶取糧焚舟至冠
縣向東平

都督而戰功不甚著史僅載冊其女為周郡王有嬪也當是脩史者削其實耳

高岱曰成祖用兵如風雷迅忽人不可測如鬼神之變化出沒不常令人不知所備方景隆以大軍駐德州不進則往襲大寧誘至城下而還師破之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攻大同景隆以師往救則不與交兵而由居庸入還北平所謂敵佚而能勞之也及欲取滄州則陽言攻遼東以怠其軍心所謂攻其不備也料事料敵卓有成算分合遲速動合古兵法蓋其驍捷似唐太宗而機權變化漢

高帝以下所不及也及東昌之敗罪已勸衆復死錄功使肝腦塗地之家不惟不怨懟其上而且仇敵雪耻此皆高世之能帝王鼓舞豪傑之術豈區區景隆輩所能禦哉雖然亦天命之所在也當時在內如徐輝祖在外如鉄鉉皆可當元戎之任總北代之兵者乃棄不用而用一景隆暨其敗也又不加誅焉夫景隆不但才不任將且觀望持二心故逗遛退縮雖有平安懼能之勇竟無寸功而黃子澄以文武全才薦之何悞甚耶天有所興必有所悞故曰成祖之靖難建文之不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

置威武中衛

國子助教王紳卒紳字仲縉翰林待制禕之子聰敏能文走雲南求父遺骸述滇南慟哭紀薦脩實錄年四十一有繼志齋集三十卷

監察御史鄒瑾為大理司左司丞

都督李文兵潰於德州文欲合鉄鉉復真定燕將張武率精騎自長蘆搗德州文不戰而潰

辛巳建文三年

正月朔凝命神寶成 上在儲夢帝致寶既得位得青玉於

雪山方二尺質理溫栗琢之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至是告天地宗廟御奉天殿受賀

燕庶人還取任丘威縣真定都督平安遣兵邀擊之不利燕將譚淵破獻縣知縣向朴死之朴慈谿人時獻當兵衝無

城郭朴選民兵激以義勇衆寡力敵被執以死
乙丑燕人克深州平安復遣擊之不利遂攻德州
詔舉文學之士山陰唐愚士為翰林院侍讀
戊辰燕兵入蠡縣南兵號三十萬將進攻燕將未能王真掩
擊之不戰而潰

辛未入山南郊還宮受賀

壬申宴群臣奉天殿群臣賦詩紀成頌天下
燕兵破武邑棗強諸軍出我不備也深州丘縣威縣諸寨兵
皆沒

丁丑享太廟告捷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

二月丙寅燕庶人出保定時平燕將軍威肅軍二十萬次德州
吳傑平安自單家橋進屯夾河真定北進

乙卯進禮部尚書陳迎太子少保

大理司少卿汪善聞良輔調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
鎮江知府薛崇左補闕胡閏為大理司左右少卿

三朝未盛肅兵至單家橋

己卯盛肅營夾河

辛巳燕庶人緣滹沱去盛庸四十里而舍庸堅陣以待燕
兵掠之不動燕兵退庸以千騎追之燕萬衆相薄庸督都指
揮莊得等力戰斬燕都指揮譚淵董真保等燕小卻燕庶
人以勁騎掩我後殺傷相當迫莫各還壁燕庶人以數十
騎逼庸壘而宿凌晨鳴角徹營而去諸將莫敢發一矢

壬午會戰自辰及未疲坐地息起復戰忽東北風起塵蔽天
南軍咫尺不相見燕乘風橫擊都指揮使莊得張能力戰死
我軍大潰失七十餘萬燕追及滹沱河盛庸還德州初將士
恃東昌之捷輕敵盛飾衣甲謂役不再舉矣竟飽北索都督

吳傑引兵至聞盛敗復還真定

甲申平安擊燕兵於單家橋擒其將薛祿逸去復戰陳暉
不相援遂敗

閏三月未燕人掠真定吳傑移軍滹沱河燕人騎過工流步卒

輜重從下渡傑移營藁城燕人夜趨之諸將以日不利
燕庶人曰拘小忌者悞大謀

己亥吳傑平安列方陣於藁城燕攻其東北火器盡弩矢石
如雨燕牙旂集矢如蝟平安登樓車望戰見其軍勝鼓之
燕庶人趨之平安下樓車而走會大風起發屋拔樹我軍亂

都指揮鄧猷陳鵬等被執失亡六萬餘人傑等還真足

朱鷺曰諭誠已足藉敵風沙又佐敗馬於人為亂命於天

為祐我天人構厄其可振乎

燕人狗順德廣平大名皆陷

復謂齊泰黃子澄諭燕罷兵燕庶人工書曰臣聞虞舜首去

四凶殷湯改過不吝帝王之威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二

紀不敢違越奸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宗社造

滔天之釁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臣欲陷臣家並寘

死地臣瀝懇號天天聽甚高古云大杖則走陛下所以杖

臣大矣以兵自防非臣得已上賴天地宗廟鑒臣衷誠憫臣

非辜大軍見臨輒自摧衄臣不敢為喜輒用傷悼誠念皆

皇考之民橫被奸臣驅之白刃彼實何辜是以夙夜控籲天

地祖考之靈冀開聖明助震威斷比聞二奸皆已竄逐臣之

一家鼓舞更生臣下令三軍將士天其悔禍可以釋憾三軍

將士且恐且喜合慮同詞前告於臣二奸雖逐大兵未退名

為格倭實用弛謀亦人事之或然者也臣恐陛下未推豚

魚之享尚惑樊棘之聽此非獨撤其藩籬抑將偁夫堂室莽

操之事前鑒甚明惟陛下力斷行之書至文學博士方孝

孺侍中黃觀曰燕終不罷兵矣暑雨方沴燕軍久住大名不戰自困永北二平燕根本地若密調軍士為攻擾之計陽示報書往復間度二三月號令既集燕且歸援我大軍可躡其後矣上曰善

丁未徐王府賓輔史仲彬還自山東見上文華殿曰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深勇沉當令將略為第一至西涼都指揮使莊得張能楚智百戶平兀斬將擐旗力戰以死宜加恤典燕王用強恃壯親掠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數騎逼營鳴角穿營而去蓋恃母殺叔父之命也軍中

多謂皇上失之太仁上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反也默然者久之更奏密事上叱左右無泄

命大理司卿薛嵩往赦燕庶人罪嵩至燕軍中曰皇帝使啟大王釋甲還燕南謁孝陵朝至莫收軍矣燕庶人曰嘆是不可貽三尺見而指諸將曰有丈夫者矣因連營列隊馳射觀之遣之還而語之情嵩還報上曰然誠如卿言曲乃在我

談遷曰斬晁錯以謝七國擯齊黃以款北平今昔之謬如出一轍天方授燕即函齊黃首致之曷益哉李得成甫歸

薛嵩繼往一而再再斯藜矣興師百萬而猶思假鄙商陸
賈之口疇為信之固不誤其逆命也

禮制成頒天下

翰林侍讀唐愚士平愚士山陰人父肅國初翰林應奉請死
臨濠堊訖求遺文荒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探錄愚士善文
膽蔚有俊氣尤工詩工欲集經史中治亂昭鑒戒方孝孺
薦愚士同纂拜侍讀年五十二所著萍居稿文斷諸書

四 己未朔燕人攻順德城不克

都指揮吳玉擊燕人於新城敗績

五 甲寅燕軍餉大乏盛庸平婁出兵扼其道不克

燕人使燕山衛指揮武勝上書曰有詔解兵吳傑等復倍先

發也上覽之曰燕王朕叔父奈何須共哉方孝孺對曰

兵戰難張也燕不罷兵長驅犯關胡以禦之遂下勝錦衣獄

尋斬之

刑部左侍郎王良以問燕府人未咸左遷降浙江肅政按察
使

六 辛酉燕庶人遣別將李遠等南掠沙河徐沛餉道

壬申燕人至濟寧領五千騎衣裝如南軍入沛縣大焚漕舟

河沸魚鱉皆浮死軍興以來資糧仰給徐沛至是告窘

壬午都督袁守以三萬人邀擊李遠中伏大敗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以被酒言觸時事坐妖言死

太僕寺少卿祝孟獻市馬朝鮮

七朔子朔 燕庶人侵彰德都督趙清禦卻之時日掠樵採城

中乏薪析屋而炊因招清降清謝曰 殿下至京師第片紙

召不敢不至今守朝廷封疆其敢棄君之命 燕庶人善之

緩其攻

癸巳 燕人克彰德之蟻尖寨於是順德大名衛輝皆降惟

保定未下遂專意山東蟻尖寨林縣西北四十里即倚陽山

平安自真定向北平軍於平村 燕庶人使劉江還戰江傳

砲不絕聲言大軍旦至毋兵駭走被殺數千

初 燕世子與季弟高燧居守郡王高煦從軍高煦高燧弗

恭於世子內臣黃儼亦教相與短世子於 庶人方孝孺門

人林嘉猷嘗在燕邸知之於是孝孺曰師老矣漕道又絕臣

聞燕父子兄弟可間也間 世子 燕庶人必疑、必歸北

平燕不得爭中原而我師通漕襲其後此一策矣因為 工

具道 世子可間狀乃使人函 世子書書至 世子弗發

封致 燕庶人軍中高燧果令儼馳見高煦共短 世子語
未既 世子之函書來 燕庶人驚曰幾殺吾子

朱鷺曰誘子劫父殆所謂急而走險者耶亦不念先以逆
教天下與幸而無成成亦羞萬世孝孺生平以正學自遇
動執聖賢何相背之疾也仲尼曰顛沛必於是難言哉

安陸侯吳傑降南寧衛指揮使

壬寅大同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荆關徇下保定諸邑寨號
召義勇承制版授指揮千百戶進據易州水西寨 險峻集
兵糧尅期進攻北平 燕人即旋師還援保定

高岱曰盛庸吳傑輩率數十萬之衆盡力禦之不能少回

成祖之駕而房昭一出紫荆關即班師此孫臏致龐涓之

策也觀其命劉江還鎮北平則所忌者不在相持之地而

恒恐南師乘間以搗根本之虛諸將為此策亦有見也特

失先後之權而不中事機之會耳方 成祖與庸等相持

勝負未決之日若使房昭出紫荆楊文出山海以搗北平

而庸等又以大兵綴 成祖之師使不得還救根本平豈不

危哉今德州真定之兵屢已摧敗而遼東大同之衆又復

不相應楊文敗歸房昭始出及 成祖之還也真保之將

不以大衆連兵而徒偏師赴援盛庸在德州若罔聞知
成祖乃得以從容破敵撫定根本雖天命之有在豈非人
謀之不臧乎

增欽天監五官監候一

都昌知縣俞貞木孝貞木吳人薦授樂昌令改都昌

甲寅詔限僧道田人五畝餘賦於民

定銓選法

八月己朔燕庶人渡滹沱河

戊午克保定留大將孟善守之

平安敗燕將李彬於楊村

御史府僉都御史程本立為江西按察副使

丙子真定總兵吳傑遣都指揮韋諒以萬人援房昭入水西

寨

丁丑燕庶人聞韋諒至曰昭得諒兵糧益難下也率三萬

騎遽圍之遣別將朱榮圍定州

癸未省各布政司參議各一

老嫗宣慰使八貢
放還不識字人才及少年

九月亥朔置沛豐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堡備禦
燕人解水西之圍專攻定州時房昭堅壁不能下
都督平安敗燕將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真定
倭寇浙東

戊子詔北方衛所幼弁赴南衛優給

十月己平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以三萬人援水西寨 燕庶
人自定州馳還戰齊眉山龔英後大敗之都指揮王恭指揮
唐忠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棄水西寨
燕庶人還北平

定州陷燕將朱能軍西嘉山都督陳暉戰敗失定州倒馬玉
門諸關皆降燕
徙慶王榭寧夏

十一月朔遼東總兵官都督楊文以萬人攻燕永平守將郭亮
禦之不克遂掠昌黎燕使劉江救之文敗績指揮王雄等七
十一人皆被執

兵部右侍郎徐厚招集兩浙義勇
北通燕寇鉄嶺衛殺百戶彭城
皇少子文孟生

迤北可汗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為可汗
十二卯朔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燕庶人復出北平

丙辰燕人據西山寨敗真定游兵

置神武中衛錦川衛

立鎮淮衛於盱眙

命駙馬都尉梅敷鎮守淮安殷有謀能騎射太祖甚任之

未受顧命在淮安悉心防禦

燕人焚真定六縣軍餉

詔奉使中官毋得外橫國初約束中官不得與士民交易至

是頗暴橫許所在有司械送京師於是中人奪氣密謀北戴

約直搗京師為內應燕庶人然之始不返轍初燕雖屢勝

攻城克邑旋下旋失慶戰三年才據北平保定永平耳

遼府紀善程通為左長史

戶科試給事中龔泰為禮科都給事中

右副總兵平安帥遼東兵十萬圍燕通州不克及燕人大戰

城下九城門

左軍都督僉事徐真右軍都督僉事馬溥充叅將率偏師北

進

壬午建文四年

正朔申朔召周庶人構於蒙化居之京師
命魏國公徐輝祖領京衛軍援山東
都督平安復攻通州不克

燕庶人使都指揮李遠朱能規南軍德州都指揮葛進率萬
衆渡滹沱河值李遠敗於藁城奔還真定
都指揮賈榮與燕將朱能戰衡水敗績

燕人由館陶渡河至東阿拔之

戊戌陷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臨海鄭華死之華洪武丁
丑進士授行人建文中謫至是力疾戰死年三十

庚子燕人克汶上執都指揮薛鵬遂攻濟陽國子生高賢寧
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竟陷後被執欲官之賢寧固辭遣
燕人駐沙河盡掠南餉

唐成燕人攻沛縣守備指揮王顯迎降知縣廬陵顏伯瑋自
經伯瑋年五十子有為亦自列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被執
不屈死

晏璧曰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
亡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命其平居素志已足
視死如歸賦詩述懷其賢於人遠哉

群忠事略曰嗚呼伯瑋才足以折衝死足以善道且能使
其子與僚屬皆殉焉是豈偶然也哉

置四川英武前衛

國子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

燕人至徐州守將堅壁不出燕人使軍辱之二日守將怒
渡河追北兵燕人馳斷其歸徑皆潰

二癸丑諸軍追燕人何福陳暉平安軍濟寧威肅軍淮河

刑部尚書侯泰督餉濟寧

蘓州知府姚善起兵入衛

始置京衛武學

丙寅榜征討功於德州陞賞有差

己卯更定品官勲階尚書曰特進資政工部侍中曰資政卿

侍郎曰資政亞卿即中曰資政中大夫員外郎曰贊政中大
夫給事中曰嘉政中士

三朔申朔 燕人攻宿州右副總兵都督平安以四萬騎躡之

燕人伏二萬騎於泚河

壬辰 燕庶人至渴河令白義王真劉江與平安戰佯卻引
之入泚伏起平安轉戰圍王真數重創之十餘創真自刎馬
上平安遇 燕庶人於北阪矛幾及馬胡騎指揮火耳灰矛
距 庶人十步之內燕將童信射斃其馬被擒羊哈三帖木
兒平安大敗初戰之夕 燕庶人夢厄於平安有白馬將自

西馳斷安馬足問之曰臣萃之神也平安駐宿州燕人斷徐
州餉道

燕人陷蕭縣知縣仙居鄭恕死之恕工詩能書聚徒談經薦
署昌國訓道轉蕭縣死年五十六後追謬其家妻女入泚詠
鍾士懋曰吾鄉有本忠先生者治尚書能賦詩工字畫好
古博雅一室蕭然學徒數十人今年秋明州新守聞其賢
而貧署之為昌國縣訓道夷改其時正建文間按死難間
有蕭縣知縣鄭恕本訓導陞授者豈即本忠與若恕字本
忠於義為協然未敢必其然也庸書附於此

遣監察御史曾鳳韶使北師不報

四明寅平安軍小河亘十餘里翼張而東燕將陳文橋河衛守

之都督總兵何福引兵循河而東值燕庶人騎斬文奪所

守橋燕將張武突出林間與庶人合乃擊卻南軍南軍據

橋南北軍據橋北相持累日時燕連喪王真陳文頗喪氣大

懼會魏國公徐輝祖援至北軍大懼

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合何福平安擊燕人於齊眉山大破之

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輝祖斬燕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

餘人會大霧還營掘塹官軍再提勢大振

乙亥燕將皆懼說庶人曰軍深入矣暑雨連綿淮土蒸濕

恐有疾疫小河之東平野多牛羊二麥將熟若渡河擇地休

士息馬觀釁而動可持久也庶人曰兵事有進無退勝形

成矣而復謀退士不怠乎公等所見拘擊耳未能曰諸君勉

矣漢高與項王百戰百不利而帝業克成今僅一不利耳而

遽旋旆者何也且旆一旋可復至此耶庶人意決令曰欲

渡河者恣公等所之自是諸將不敢言還時庶人不解甲

數日矣南軍樹碑相慶廷臣有曰燕且北矣京師固不可無

良將上遽召輝祖還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未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
成敗之機亦可以相觀矣

遼東諸將圍燕保定積四十日不克乃還

都督韓觀兵次保定三臺北兵次小保定逆戰大敗觀軍復
還戰敗績

丙子何福諸軍次汴河及北兵大戰敗績師潰於洪塘等無
援引兵會平安於靈壁

丁丑平安軍靈壁以六萬人為方陣累餉護行燕兵逐之
平安突至殺北軍千餘矢如雨燕庶人廢兵斷南軍為二

南軍大敗何福出壁與平安共殺傷北軍北軍乃卻而高煦
伏兵起庶人還戰福大敗盡得南餉福入營壘門私令士
曰旦聞砲突圍出就糧於淮河

庚辰北軍舉砲三攻營何福軍謂信砲也爭開門適已知為
北軍皆大亂指揮使宋瑄戰死何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
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監軍禮部左侍郎山陰陳性
善大理寺丞萬安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
五十餘人皆見執降數萬人獲馬二萬庶人縱性善等南
還性善衣朝服投河死彭與民慙憤裂冠裳棄去庶人謂

平安曰泚河之戰公馬不蹶何以過我曰曩臣不佞敢效鉛
刀庶人曰壯士陳暉中道逸去不知所終宋瑄西寧侯宋
晟長子永樂中瑄子本宜嗣以惠瑄乃侯瑄弟琥陳性善洪
武己丑進士授行人進翰林檢討初劉基卒子瑄上觀象玩
占命錄之諸生懼太祖威嚴臨書手顛性善獨安雅莊楷
久之起禮部左侍郎永樂初追僂其屍家徙邊彭與民貢太
學授兵科給事中遷大理寺丞
吐蕃寇保寧千戶所陷之
辛巳燕人敗韓觀於安州

遼東兵至直沽遇燕將宋貴等邀擊大潰

燕兵日南兵部尚書齊泰請調遼卒十萬合濟南兵絕其後
竟潰散無一至濟南

燕兵陷徐州

燕兵陷宿州宿資糧頗盛北兵奪據南軍不戰而潰

五朔未朔山西布政司理問徐讓孝義縣丞衛健初應募賣書
往燕不答還朝並授衛鎮撫後健守金川門戰歿讓亦巷戰
死之

己丑燕庶人至泗州指揮周景初以城降庶人曰不戰

而降何憊也景初曰泗有神民禱焉日降吉其日謁祖陵
壽州千戶劉源以城降

辛卯 燕庶人渡淮初盛庸軍淮南 庶人軍淮北使士艤
舟編筏若渡者潛遣丘福朱能等濟淮而西鼓出盛後庸軍
大驚走盱眙昭遂陷守淮兵部主事應城樊士信死之後夷族
士信洪武己丑進士

燕兵據鉄裏寨及韓觀軍戰大敗

丙申遣京衛官軍防江

戊戌燕兵次三河諸軍迎戰敗績

己亥下揚州指揮王禮通燕而露指揮使鄧崇剛監察御史
東平王彬下之獄禮購千戶徐政張勝等縛崇剛及彬出不

屈死江都知縣張本開門降初 燕庶人渡淮至盱眙議所

向或先鳳陽趨滁和渡江或先淮安自高郵達揚州 庶人

曰鳳陽城堅且震驚 皇陵淮安雄鎮未易下也不若直趨

揚州儀真時鳳陽知府鄧縣徐安毀浮橋斂舟拒守駙馬都

尉梅殷都督孫岳鎮淮安備禦甚嚴 庶人請假道進香殷

叱曰進香 皇祖有禁宜道不耳鼻留其舌

還報 庶人畏惡之後獲一漁舟乃鄆人陳仲禮也始渡河

後授仲禮寧波衛指揮使竟趨揚州

壬寅燕人次高郵指揮王傑降以黃旗入城招諭軍民皆降
通泰諸州咸潰遂底江北

詔曰燕禍日深旦夕犯闕中外臣民能不獎予文武吏士宜
尅日勤王予出於若不忘爾報詔下臣民聞之無不慟哭

遣禮部右侍中黃觀刑部右侍郎金有聲工部右侍郎張顯
宗翰林脩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齊泰黃子澄亦出募

文學博士方孝孺曰事急矣許之割地猶可以待勤王之師
乃遣慶郡王往見燕庶人庶人哭曰忍心至此乎我

父陵王未乾我兄弟頻見殘害讒臣之言如漆投膠懿親之
言如水洒石今日之來豈得已哉郡王亦泣下因問曰周王
安在曰召還矣不爵也齊王安在曰猶囚庶人嗟啼不勝
郡王徐述上肯庶人曰凡所以來欲得奸臣耳皇考所
分吾地尚不能保何望割也

蘓州知府婁陸妣善寧波知府日照王璉徽州知府莆田陳
彥回松江同知周繼瑜樂平知縣龍泉張彥方前永清典史
武昌周縉各糾衆勤王命妣善兼督蘓松常鎮嘉興義兵彥
方至江上值燕游騎死之縉字仲紳歲貢多文學授典史居

官庶謹既起義度不支佩印南奔聞繼母喪還家喪畢糾義
旅勤王治具略備亡何南師燔匿民間逮之獄戍興州居數
年子代返里屏跡年八十

燕兵次六合諸軍禦之敗績

燕兵克儀真儀真屯兵十餘萬舳舻蔽江燕縱火焚之

甲辰諸軍至骷髏灘值燕大潰

徵鳳陽諸郡種馬赴京至大柳樹驛燕掠取之

蕪府紀善周是脩靖江府直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

命曹國公李景隆守金川門黃子澄等言其不可不聽

六朔丑朔 燕庶人至浦子口盛庸等迎戰大敗之 庶人亦

欲割地和次子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拊其背曰勉之

世子多疾盛庸軍緣江上下待於高資港

乙卯 燕庶人渡江高煦先登 庶人麾精騎繼之庸軍大

敗追數十里都督僉事陳瑄以舟師降

鎮江指揮童信叛降燕遂入鎮江鎮江人望見海船之黃幟

曰海濱應矣則皆降兵部侍郎盧江陳植督師江上麾下議

降植以大義責之都督金某殺植邀賞 燕庶人立誅之命

殮植遺葬於白石山宗人懼禍無會葬者

周暉曰太祖順流自采石取金陵成祖逆流自儀真入金陵長江險矣而江防為要宋人之言曰也兵據要在於江南而控敵取勝多在於江北

庚申燕庶人進次龍潭工火懼方孝孺曰今城中勁兵二十萬城高池深糧食充足尚可以守請下清野之令城西南隅崩築未竟又崩其東北孝孺曰終無如割地郡主婦人耳若使大臣往或庶幾焉今天下惟蜀王不肯朝廷其地西塞決死不利則收士幸蜀萬一可圖也上乃命曹國公李景隆兵部尚書茹瑄都督王佐往北營景隆等至伏地頓首

庶人曰勤勞公等有言乎景隆稍及割地事庶人笑曰公等游說耶初吾無過輒坐大不賤削奪之今救死不贍曷以地為吾故有地矣凡所以來為奸臣耳景隆等還報癸亥上復遣谷王穗安王楹等詣燕庶人營曰奸臣逐矣執而得之且用鑿鼓庶人見諸王涕泣相勞竟曰欲得奸臣諸王還報上會群臣勸哭或勸幸浙江或曰不如從湖湘入蜀方孝孺請堅守待援議不決乃遣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禦戰甲子出蠟書促勤王兵燕盡獲之軍薄都城左都督徐增壽

謀為應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知馬與同官十八人
毆增壽殿前呼聞大內 上拘增壽禁中

己丑 燕庶人至金川門下谷王穗從城上望見燕鉦鼓與
曹國公李景隆開門迎入 庶人馳千餘騎衛周齊二王周
王曰吾死矣曰 燕王之騎兵也乃喜入見拜且哭 庶人
亦哭已並纒握手登樓相慰藉門卒崑山龔珣慟哭去之京
師大譁刑部主事扶溝劉原弼以家人巷戰死百戶平元拒
戰力竭死兵部左侍郎榮澤邊昇率兵拒之被獲不屈死
上恨徐增壽手劍誅於左順門并欲誅李景隆不果徘徊無

所出乃火其宮 馬皇后自燔死 庶人望宮殿使中使馳

抹不及還白 庶人哭曰小子何啖吾來輔國耳蓋宮人指

皇后屍謂 上也而 上急時欲自殺翰林編脩朝邑程濟

曰臣逆知有今日也為今計莫若出亡臣素習術往南方其

免太監王鉞曰 太祖遺篋藏奉先殿云濱大難發之及啟

視皆髡縵之具度牒二白金十鎰 上曰數也因大慟群臣

亦哭兵部侍郎廖平進曰功莫大於存嗣臣請保太子 上

急命太子出拜平潛出之群臣多願從亡程濟曰多人不能

無生得失因薙 上髮牒名應文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

史松陽葉希賢亦雜髮牒書應能應賢濟易黃冠尚書張統
御史魯鳳韶哭曰臣頃即以死報陛下 上手麾去之同程
濟及中書舍人定海梁良用潛出西華門沿河得空舫良用
鼓柁抵南門舍舟易塗良用哭曰臣從此別矣遂赴朱雀橋
水死良用與中節良玉田玉同族八人同仕於朝而赴水死
者五人 上潛出聚賢門乘月之神樂觀宿道士王昇所詰
旦楊應能葉希賢刑部右侍郎貴池金焦翰林脩撰松陽吳
成學編修三原趙天泰瀕州知州南康蔡運中書舍人定海
郭良郭節梁中節梁良玉宋和刑部司務黃巖馮濯侍中常
州黃直欽天監正襄陽王之臣刑部郎中定海梁田玉楷揮
杞縣王資鎮撫沅州牛景先杞縣劉伸翰林院待詔浦江鄭
洽徐府賓輔吳江史仲彬太監海州何洲周愨俱至諭今後
稱師弟分窠約後會而楊應能葉希賢程濟日夕相依往來
諸名勝吳成學蔡運馮濯趙天泰梁田玉史仲彬則郵致衣
食者也程濟與師終始楊應能葉希賢俱從游浪穹壬辰三
月應能卒四月希賢卒從亡朝夕不離於側並葬於浪穹廖
平襄陽人匿太子文奎於家妻以妹後平家徙漢中自隱會
稽賣薪稱曰耶溪樵者竟與會稽山中吳成學變姓名為僧

號雪庵寓重慶善慶里之觀音庵秘跡以死馮渚隱夔州課
童子黃直往來夔慶間補鍋乙未八月渚直訪師於滇南卒
於蕭寺王之臣衣葛出走傭莊浪魯家數年死蔡運祝髮隱
會稽雲門寺稱稽山主人梁田玉亦雞髮郭良梁中節俱道
士服良玉走海南鬻書明年夏卒王資昂服為道人隱金華
玉華山甲申景先卒杭州寺中伸卒天台金焦卒祥符趙天
泰卒蜀鄭洽卒公安宋和臨川人郭節連州人變姓名以下
筮走四方給衣食和稱槎主節稱雪翁從亡之卓然可紀者
而上出亡宿工部尚書陝西徐貞事覺族誅命教坊群亂
其妻至死翰林簡討澤州程亨初不與從亡之約棄家逃夷
其族亨就郭節於連州丁亥省師雲南史仲彬以宣德丁未
被訐下獄死所著致身錄與程濟從亡隨筆並傳是以知
建文帝實不沒也

崔銑曰 建文務滅懿親甚悖矣尾大不掉患可虞也處
之豈無其道茲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
國相傾莫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圖孤茲勢而削夫豈九
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
令起兵於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見戲高

魏之謀不聽或庸鉄鉉之武略不存李景隆之敗衄不辟
政刑蔑矣舍滅亡何適哉故曰諸君死國之忠不足贖其
亡國之罪也

鄭曉曰予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為予言 建文君寬仁
慈厚少好文章禮樂不喜任律法操切人比得位得方考
孺專意行周官法度輒改 高皇帝約束靖難兵起不為
意即有敗狀來聞亦輒謂直多發兵盪平在旬朔間耳諸
大將統重兵北進者又多懷貳心以故 成祖至江上不
戰而潰予至建業問之江上老人曰 成祖乃天授 建

文君何尤

王世貞曰

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

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

名訪張儼過其實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

無識者僧曰固也有中官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也曰吾

汝肉汝兩手俱有所板伏於地而口取之記否始拜而哭

命居大內以壽終塋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

諱耶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

僧陞州為府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

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吾有
所說而逃者汝不聞金川門之事乎云云瑛大驚送之京
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識之其說亦如諸公攷之史第云正
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詔人曰我建文也
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若今滿矣宜亟反邦國命其徒清進
持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會官
鞫之乃言其姓名為楊行祥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
度為僧歷游兩京雲貴至廣西工命錮之錦衣獄四月
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衛此事與應旂所紀相近然
應旂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
建文以洪武十一年生距正統六年當六十四年不應九
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其故臣豈其不能識而僅一
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
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陞
州為府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
跡以終必不作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
此紛紜者止因楊行祥一事悞耳

李維禎曰帝自踐祚日以削諸藩為事其時勢則然也

諸藩削必為變獨不思所以待之者毋出子齊黃非晁賈
比又謬以李景隆為周勃不亡胡待夫五年為天下共主
而廟食關焉至今高帝蒙其虛號孝子慈孫無所逃責
矣

馮時可曰予嘗見曼江王先生謂建文君實自焚於火
世所傳說髡緇為僧者謬然歸自田州瘞於西山者又何
人耶由二百年後臆決前事亦難矣予以終未游黔西永
洪庵僧徒皆謂建文君曾駐此三十年又云主初時來
兩比丘與俱未幾即去所謂兩比丘者柳葉與程耶初相

從卒相散者豈當時物色之急不能終捍牧圉耶投馬而
哭志可知矣嗟夫君臣之義辟之父子厥考冒首之仇厥
子回面而改嚮此直禽鹿視肉寧有人理故當死則死之
不當死則逃之要以成其仁而已

袁懋謙曰成祖之起續高祖之緒非仇姓也誅亂之
臣非有亂君也續其緒誅其臣而止帝之存亡不論也
故焚宮而出成祖曰以天子之禮整之知其不死而不
之間成祖之心可知也不然者一統之日非不可下大
索之令通逃之亦何必崇大行之議成祖之非有憾

於姪蓋已明示於天下而天下莫之知耳建文之世紛
制作雖督過之以變亂先皇之舊章妣已褒妣不列於宮
斷脛燬室之政不施於天下三代而下猶中主也變則禦
之曰母殺我叔父至則避之曰我實為之民叔季之世何
必非夷齊季札也建文誠無罪於成祖而成祖實無
憾於建文也

郭子章曰吾學編唯伏亭筆記俱載帝在金筑長官司
羅永庵題詩壁間予入黔令定番州守王應昌訪其庵在
羅榮寨五里許有白雲庵即帝避難處也豈悞榮為永悞
寨為庵耶庵畔一井周匝可二尺許深半之傳帝所濬
井中水恒雨不溢恒暘即千萬人飲之不涸時有雙鯉出
沒其間父早出輒雨淫雨去輒晴其應不爽庵後有洞亦
曰白雲外窄中廣可坐可臥有臺可置燈又有隙通天光
明內徹乃帝脩煉所庵左右有杉數章大者數圍小者
合抱皆帝手植前臨龍潛金剛二寺萬山朝拱儼然居
高臨卑帝潛此數十年豈無意又嘗經宿威清衛為劉
氏書玩略堂御墨猶存劉即今指揮世爵祖也在宇內黔
為僻在黔羅榮為僻終永樂之世不能物色之以此嗟乎

古今帝王出亡無復有歸者亡而歸惟帝使成祖無德昭之恨英廟成親之仁亦千古一快也

何為遠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誠哉是言也建文君即

神聖無過高皇帝其臣雖賢無過宋濂劉基陶安諸長

者高皇帝立法貽謀垂之萬世夙興夜寐恒如不及使

諸臣博稽典故而斷之獨思凡治世立教之道蓋大備而

鑒之前古為子孫者遵行其所立維持其所廢雖有辟王

可賴前哲建文君惘然皇祖之典刑馳驚三代周官

之治固已遠矣且所以變政易令者徒區區名號位分之

間未嘗深求古先聖王精意之所存君子之道施由親始

周人大封諸姬宗盟後異姓建文君陰思廣大寬通之

理將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而即位半歲周齊湘代

岷死徙囚迫豈不曰晉王廢周王遷潭王殺高帝為之

矣父可得諸其子者兄之子亦可得諸其叔乎天下之事

大之足以制勝畏之益以召敵以釁與人使得為詞者乃

有國者之深弊惜乎齊黃諸臣過謀之君過聽之也鄙

人何知天佑命者為有德其闔宮自焚子弟不得終先人

血食斬焉非不幸矣然而乘人之敵車者不以折轅不救

登人之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才上者通經
學次亦明韜習慮可以效攻戰令不徇溝瀆之說皆足附
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倖既酷後烈方適且欲以其尤特
之毛維天地而參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
未衰而建文君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陳植以遇
害得慈李貫以不諫受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子胥忠其天君下皆欲以為臣天諸君子者亦文皇帝
所欲得以為臣者也

顧起元曰壬午之事

建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

以為實然至正統後移入京師大內云云亦載於紀傳然
予故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彷彿使當時果有之於
時禁網業已漸弛於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
處也且以帝遜為真耶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
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鋪而葬者乎孝康之祀忽諸又
何所戀於京師一杯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
據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予又疑靖難師至日搜宮捕奸
爬梳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誰以為帝者紀又載葬
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

塚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頃有議者曰使帝當日端拱臨朝引周公弼成王以待成祖不知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輕信之談也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為若言夫騎虎之勢可中下耶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僧道衍東平河間之倫亦必以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因而聽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予嘗謂建文於靖難師起手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名及靖難師至潛身遠遁又毋使萬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謂三以天下讓矣是以成祖即大位之後人言紛紛不復詔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見允熈等之貶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為也而為此迂遠之論哉又曰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紀法脩明之後一切以愷大行之治化幾於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於地置屋簷而去燕師至日哭聲震天諸臣或死或遁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陳繼儒曰帝之出亡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薄

莫會神樂觀之西房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
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脩程濟稱北立御史葉
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
刑部司務馮濼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馮二
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
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脩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
稱天宵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
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良蔡
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仲勤洽何洲各徐散四
方遙為應援皆章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嗟乎建文帝
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沒不及田橫之王者塋獨其伏崎嶇
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亡與止君存與存說姓名屏聲跡歷
萬里而不渝誓九死而不悔其究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
族無剛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鉄慷慨請死者不更難乎
朱鷺曰元履明興若五夜之涓天曉焉天實篤生高
文以開南鎮北綿為永晝而特借建文為靖難徙鼎之端
雖有懿胥其克究乎變祖法削親王起二大敵而不知
收求前得蹶求解得也坐自階厲以促厥祚此所謂天益

之疾也傳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建文之謂乎不然春秋
方富銳意太平若不及如建文者真可謂有意之主倘其
佐理得人審機識局易紛更以靜守代削除以推恩朝端
無事籓邸相安海內化於長厚決於大教雖配高世享
豈曰忝哉胡遽喪也天實有心又曷咎焉

談遷曰金哀宗不幸時曰自昔敗國亡家多驕奢不道朕
不由此而亦敗亡為可恨耳建文帝真類之矣然遜國
之後嚴網四張人人在刀俎之上而白龍魚服終脫於豫
且之械則天之報仁人亦不爽也王元美最博洽頗疑遜

國事以致身錄從亡隨筆二刻晚出未及見之耳漢高知
吳王濞有反相豫戒之我太祖篋髡緇以遺帝至誠
如神實其然乎

高岱曰成祖之靖難與太祖創業其施為次第固自
不同太祖與群英並起角力而臣之一夫未服不可強
而帝也當時不患元祚不亡而未知鹿死誰手故先芟刈
群雄削平海內而後以混一之勢壯遜元君如摧枯拉朽
然蓋所急在四方而不在元都也成祖以太祖之嫡
子不得已而興靖難之師四方人心多所觀望惟視金陵

成敗為向背耳若復攻城略地廣土衆民必待四方之服而後徐議根本之計則稽延歲月師老時變非所謂批虛搯吭之兵也蓋其所急在京師而不在四方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取長驅入京師以先圖根本根本既定四方豈有不服者哉此二祖用兵所以有先後之不同也乃建文君之失國則以其君之行法不斷臣之行事不當故耳夫國之存亡在任得其將將之成敗在馭得其柄今帷幄之策惟務兵多而不先於擇將折衝之寄各求僥倖而不先於合謀蓋盛庸受推轂之任而原非禦侮之才平安有報國之忠而不當專閫之任則國事之去由李景隆壞之於先而盛庸輩不能振之於後也庸之罪雖視景隆有間而其為敗則等耳及師已渡江方孝孺諸臣始欲正景隆之罪噫晚矣而建文君猶不忍行法是豈御將之權謀國之略哉至若齊黃自發大難之端而卒逃其難罪浮晁錯矣惟方孝孺委身殉國終始一致固無容議然其初誤以景隆為文武全才致債國事及河壯已失大事已去猶循、欲周行官改官職易諸殿廷名迂亦甚矣豈非忠有餘而才不足乎

朱國禎曰建文帝以世嫡承基其臣方黃齊練皆奇才也任事四年道化融洽路不拾遺可謂盛矣奈何生文皇既之殺運未除文之不能勝武也而天意甚微天心甚愛又生程濟翼之文之半明半滅終歸於天定建文即失位失國有文皇在可以見太祖文皇終以成王藉口欲窮其往而無奈護行之神術自古有變事有恨事即有奇事奇莫奇於程編脩矣程濟錢士升曰史翰林有致身錄所紀建文君出亡一事與程濟所紀稍戾意當時所謂鬼門者亦疑兵也觀牛景先

家得禍可見噫錢之啟昇之夢豈非皇祖之靈於昭不爽乎仲彬不易服不遠遯終始周旋以一死畢事真可謂能致身者矣史仲彬

史繼階曰考遯國之臣未見有史仲彬名乃於致身錄創觀之即不現、從亡然無息不與帝相左右後先擁護餘二十年尋師者再四間閔左執羈勒上師之僥危而存瘥而旋康者疇力也隨緣之錫五住旅蘆竟之返國以老而二十二臣亦免刺身湛族之禍國體所全大矣高皇帝培養人才以收易世之用者其曠古一事也哉史仲彬

錢士升曰昔徐偃王受民無權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及走死彭城群臣從之不忍去中山君出亡挈戈隨死者二人雖曰得士之報無於大誼有不可解者若夫枕股易壘之事君則失矣臣亦未為得也趙襄子賞功高赫無功而上賞曰拘厄之中惟赫也不失臣主意臣主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昔也擔爵而析珪今也羸糧而負襍聞闕萬里荼苦違恤是豈得以有位無位論乎五蛇從龍周流天下亦計及十九年之富貴耳孰與程濟革三十九年之窮老且萬死哉善乎死友之臣曰我君是事非事國也

臣曰從君豈曰從國從亡諸臣

是日御史府署僉都御史崇德程本立兵部侍郎榮澤邊

昇太常寺少卿襄陽廖昇翰林院脩撰吉水王良編修鄞縣

陳忠戶科都給事中義烏龔泰刑科給事中閩縣葉福監察

御史葉垣連楹永豐魏冕大理寺丞永豐鄒瑾聊城丁志方

工部郎中定海張晏國揚州韓節刑部主事扶溝劉原弼參

贊軍務前軍都督府斷事連州高巍死之其在任遁去者四

百六十三人兵部右侍郎黃巖徐皇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學士蕭縣高遜志監察御史鉛山韓郁海寧李貞吏部主事

仙居顧頌進士無錫陳周德化教諭鄞縣豐員初輩稍可徵
餘堙滅多矣其出城迎降毋王楹兵部尚書茹璫吏部右侍
郎襄義戶部侍郎夏原吉兵部左侍郎劉儻古朴刑部
侍郎劉季篔禮部左侍郎董倫大理寺少卿薛嵩翰林侍講
王景脩撰胡靖李貫編脩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為善待
詔解縉給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陳洽兵部郎中方賓
禮部員外郎宋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甯理楊士奇桐
城知縣胡儼等俱歸附茹璫先伏地勸進楊榮請謁陵後入
宮燕庶人大善之程本立字原道少讀書不務章句洪

武九年授秦府引禮舍人改周府進長史謫雲南馬龍他郎
旬長官司吏目諭降叛夷薦入翰林脩實錄署僉都御史是
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行聞變自經所著吳隱集邊昇洪
武中舉明經累官兵部侍郎有氣節至是拒北兵被獲不屈
死陳忠字思中洪武甲戌進士第二授編脩王良字欽
止建文庚辰進士第二授脩撰方事急約同鄉胡靖解縉吳
溥死難竟伏鴆卒廖昇以學行名洪武丙子由左府斷事
進太常少卿預脩實錄龍潭之敗慟哭與家人訣自經葉
福建文庚辰進士北師起自誓必死守金川門有內叛者遂

素有志操
茲共入金
門忠死之

自殺 龔泰字叔安洪武丙寅貢士明年入太學吏部策試
第一除戶科試給事中建文時遷都給事中北兵渡江泰巡
城與妻傅氏訣俄宮中火泰馳赴見執以非奸籍得釋自投
城死年三十六 連楹洪武中以太學生授贊善 上美其
剛正改御史京城陷楹立金川門下冒馬欲殺 燕庶人被
執白氣上冲尸僵立不仆 魏冕勁直有名宮中火起或謂
冕宜急迎附屬聲叱之遂自殺 鄒瑾洪武中嘗官重慶成
都建文中遷大理寺丞至是自殺後夷其族凡男婦四百四
十人子鄒朴以御史進秦府長史歸里聞瑾死憤激不食

卒時謂瑾朴永豐連璧 張安國燕兵迫謂妻賈氏曰予不
能帥兵應敵又不能由膝事人奈何賈氏曰盍隱諸安國乃
與妻乘舟泛太湖聞宮變鑿舟沉死 丁志方洪武乙丑進
士北兵迫謂妻韓氏曰吾一死報國汝携幼子潛歸以延後
及兵入不屈死之 韓節守金川門城破為亂軍所殺 劉
原弼字原輔洪武中任刑部主事時巷戰遇害 高巍京城
破縊死驛舍 徐瑄字宗安薦授銅陵主簿謫淮陰驛丞召
還陞蘓州通判擢兵部右侍郎奉命招集兩浙義勇至是家
覆沒於京師瑄杜門終老或曰歸二年逮至京卒於旅 高

遜志字士敏元末僑嘉興洪武二年徵脩元史授翰林編脩
建文時歷太常少卿庚辰主禮闈稱得士至是遁去不知所
之韓郁字康郁為御史諫削籓不聽至是遁李貞字

逃臨平山中已謫佃玉田顧碩以通經授石樓知縣擢

吏部主事棄官逃去為富家牧牛每至山椒水湄輒歎泣微

咏出牧携一竹筇絨膝甚密暮歸即枕之或問其中何物不

答洪熙初赦歌曰騎牛緩過前呵手執牛繩口歎歌牛飽

人饑欲歸去幸何幸何幸何乃開筇服其衣冠別主人而

歸詢其詳乃碩也陳周善道術薦之逃錫山豐寅初字

復初洪武中國子司業抗疏諫燈講教諭棄官躬耕年百有

五歲

焦竑曰漢唐宋統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藉第令如

盈如建成如德昭必無幸矣由此言之文皇帝殆天之

所興以長我王國非偶然也當是時使中外臣工人、揚

蹇爭攀龍鳳之馭絕迹羊豕之群豈不竹帛可期身名俱

泰哉顧二心鮮媿百辟皆奔天柱折而將傾人綱弛而莫

振究且富貴薰心廉耻道喪國亦奚賴焉故殷湯立而務

光沉於淵周武興而夷齊去之西山孔子曰湯武順乎天

應乎人而又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蓋三子非湯武節
不顯湯武非三子祚不昌豈非其道實有相成者哉殉難諸臣
錢士升曰古來死忠代不數、商惟墨允漢獨龔勝唐冢
河北無一義士宋季南朝止李侍郎未有開創裁再傳而
忠節伉烈千古為盛如昭代遜國之際者也當靖難師
起以誅錯為名獨齊黃兩人耳及天下大定榜列奸臣前
後凡五十一人而引繩披根株連瓜蔓澤量若焦孤猿夜
嗷參夷之惜於斯極矣則孝孺十族之言有以激之也愈
激愈殺愈殺愈激至於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而萬

乘之威亦幾於殫矣夫讓皇何以得此於諸哉公太
祖當平元捷至詔群臣嘗仕元者不許賀建余闕李黼祠
贈謚福壽每歲遣官致祭而履聲橐、之老臣則醜之以
文天祥而終竄以死蓋激厲培植若斯之至也三十年亘
萬世矣食報之厚不亦宜乎
錢士升曰士居恒伉慨激烈聞說古人忠義輒掀髯搥腕
若人人龍比也者一當事變而蒙面覩顏貽天下笑此無
它氣無根而義難襲也當其憤盈蹶張識者已知其翦然
立竭矣如王良四公集議同舍時所為陳說大義相約以

死者豈少哉而別後哭聲獨在流涕不言之王叔夫其中之所存因可想也太史公伯傳夷得其心於千載之下曰夷齊耻之義不食周粟故首陽之餓蓋自耻生也介然有知惜然而不容忍而後氣節附焉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士無真蘆耻而驕語氣節未有不敗者若溥者可謂知微能相士矣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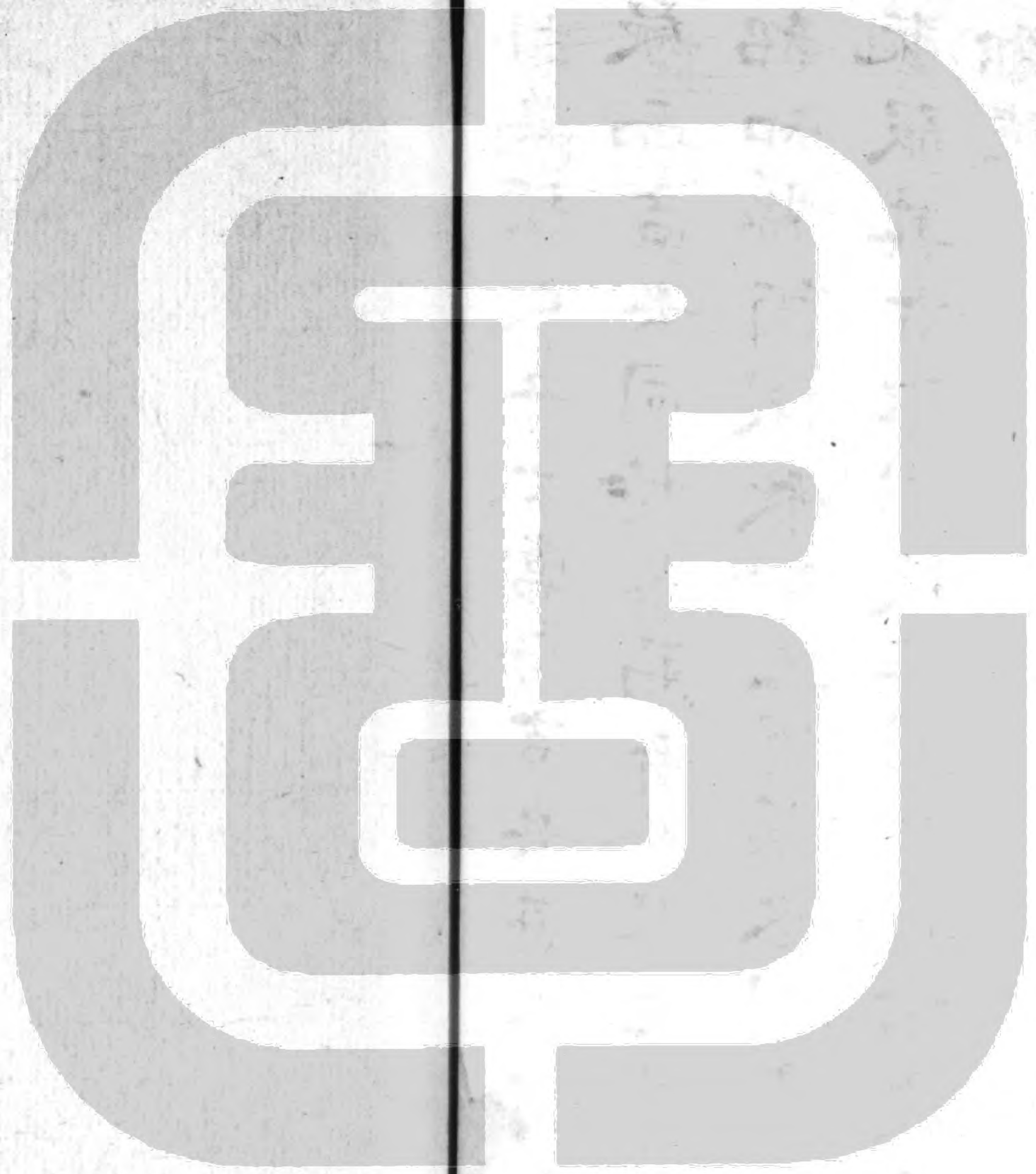
朱國楨曰初讀鄒朴之傳疑之曰闡瑾死情激不食卒其同志耶同宗耶又曰永豐連璧其兄弟耶吾學編不以官分彙從其類似有深意特未能顯然合之為一惟吳太常

副書稱朴為瑾之子太常守吉安甚久有異政留心節義確據無疑而吉安同時著節者脩撰王民寺丞彭與民御史曾鳳韶知縣顏環教諭王省縣丞劉亨太常合祀又為之贊余既服其古雅因歎耳目難周不履其地亦不能考其真也鄒瑾

袁宏曰高生工書翻、有策士之風以魯鄙自負然破竹之勢豈口舌所能止哉高巍

郭子章曰革除諸公過化黔中者惟陳尚書廸牧普安高斷事巍成閩嶺今閩二公姓名於普安閩嶺人無有知者

伏堯之火應王之馬永樂間人猶諱言之也寧獨二公
建文君龍潛金疏十餘年人猶未知志莫敢書况其下者
乎





拾壹

